

大愛修行革命僧

林秋梧(證峰法師)追思會



目次

新聞稿	1
紀念碑文	3
追思會流程	5
外甥孫發掘舅公史料	15
《台灣革命僧》我讀我評	20
大地相關報導	51
認識我們	60
附錄：	
李筱峰教授「台灣歷史人物析論」教材	71





新聞稿

菩提一念證三千，省識時潮最上禪；體解如來無畏法，願同弱少鬥強權！

—林秋梧

「大正民主時期」，台灣人的思想蓬勃發展，許多台灣哲學家們在此時期養成。

林秋梧是當代前衛的神職人員、社會運動者、思想家。

他於 1903 年誕生，是基層的水果小販之子。1918 年考入台灣總督府國語學校，隔年改名台北師範學校（簡稱「北師」），是當時台灣兩所最高學府之一。1921 年他參與文化啟蒙的「台灣文化協會」，是創會的學生會員。時常批評時政的言論，在 1922 年的學潮事件中，被學校藉故退學。

1925 年文化協會成立「活動寫真班」（又稱「美台團」），林秋梧應邀擔任美台團電影巡迴放映隊的辯士，能言善道的他把握機會，置入行銷民主思想、台灣意識。

1927 年，對佛學素有研究的他，步入禪門致力佛教改革，透過宗教運動，再度回到社會運動的道路。反迷信、反普渡、提倡女權，認為真正的「菩薩行」就是現實的台灣，而非偏重來世的淨土。

「願同弱少鬥強權」，他濟弱扶傾的性格、勇敢的抗爭精神，啟蒙台灣人自知、自覺、自主性，是真正的大愛修行者。

歷史學家李筱峰教授在學生時期，就整理出這段不平凡的歷史，是第一位挖掘林秋梧史料的研究者。他在《台灣革命僧—林秋梧》



（2004 望春風出版）的〈再版自序〉寫到：「我在大學時代就替林秋梧寫了一本簡傳《革命的和尚》（1979 年八十年代出版社）。此後，林秋梧的新史料陸續出現。1991 年，我重新整理史料，以傳記史學的態度，寫成《台灣革命僧林秋梧》一書，交由自立晚報文化出版部發行。」

李筱峰在無意間，發現這位匆匆走完一生的敏銳思想青年的存在；更在偶然中發覺這位有遠大志氣的青年，居然是自己的舅公！！藉由發掘先人的歷史，肯定他們的成就，是拼湊台灣歷史的方式之一，亦是平凡台灣人如你我的責任。

填補台灣哲學史上空白的《存在交涉：日治時期的台灣哲學》書籍，點出研究林秋梧這位早期哲學家「跨時空的哲學意義」，在於：「近百年前，林秋梧透過馬克思理論批判當時佛教向資本階級靠攏，對照今日台灣佛教團體財閥化，依舊適用」。

杜正勝院士一再提醒「歷史是過去與現在的對話」，前人遇到宗教團體財團化，如何行動？現在台灣遭遇類似的問題，前人帶給我們什麼啟發？該如何變革？

重建台灣人的歷史傳承、傳遞台灣人的歷史經驗、肯定台灣人的歷史成就，「讓後代台灣人子弟知道前人的志事與精神」，是舉辦追思會的首要用意。



碑文：

台灣佛教的入世革命僧 － 林秋梧 (證峰) 紀念碑

(1903-1934) 台南人，神職人員、社會運動者、思想家。

母親楊安，父親林成武是水果流動小販，常走避警察取締叫賣，困頓維持家計，擅長編說仙人除惡的故事。林秋梧打抱不平的個性、演講專長，由此形塑。

1917 年自台南第一公學校畢業，學業「優等」。1918 年考入台灣總督府國語學校，是菁英薈萃之地。1920 年左右民族運動萌芽，他偷閱爭取台灣政治自由與文化啟蒙的《台灣青年》。1921 年畢旅於東京購買社會思想書刊，在港口被查扣，北師（國語學校 1919 年改制易名）在 1922 年的學潮，藉故認定他為思想問題人物，畢業前夕勒令退學。

加入「台灣文化協會」的他，1925 年開始參與文化演講。1926 年出任該會「美台團」電影巡迴隊辯士，傳布新思想、知識和民族意識。1927 年拜開元寺得圓和尚為師，步入禪門，法號「證峰」，繼而被派赴日本東京駒澤大學留學，投入禪學泰斗文學博士忽滑谷快天門下，開啟新的人生旅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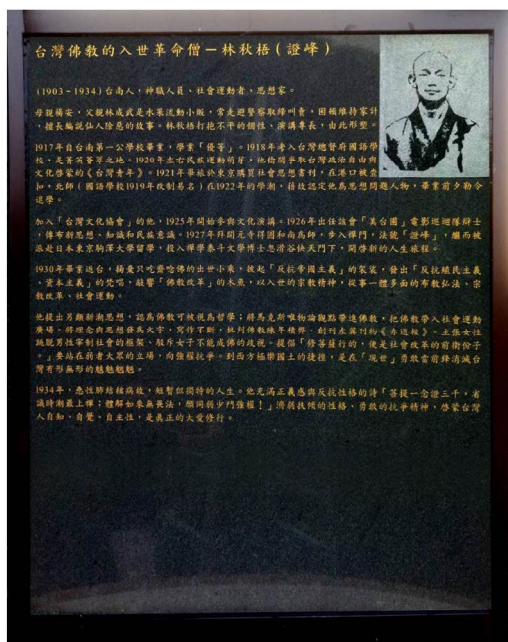


1930 年畢業返台，揚棄只吃齋念佛的出世小乘，披起「反抗帝國主義」的袈裟，發出「反抗殖民主義、資本主義」的梵唱，敲響「佛教改革」的木魚，以入世的宗教精神，從事一體多面的布教弘法、宗教改革、社會運動。

他提出另類新潮思想，認為佛教可被視為哲學；將馬克斯唯物論觀點帶進佛教，把佛教帶入社會運動廣場。將理念與思想發為文字，寫作不斷，批判佛教陳年積弊、創刊左翼刊物《赤道報》。主張女性跳脫男性宰制社會的框架、駁斥女子不能成佛的歧視。提倡「修菩薩行的，便是社會改革的前衛份子。」要站在弱者大眾的立場，向強權抗爭。到西方極樂國土的捷徑，是在「現世」勇敢當前鋒消滅台灣有形無形的魑魅魍魎。

1934 年，急性肺結核病故，短暫但獨特的人生。他充滿正義感與反抗性格的詩「菩提一念證三千，省識時潮最上禪；體解如來無畏法，願同弱少鬥強權！」

濟弱扶傾的性格、勇敢的抗爭精神，啟蒙台灣人自知、自覺、自主性，是真正的大愛修行。



 台灣大地文教基金會
2016 年 12 月 25 日



追思會流程

追思儀式

恭誦心傳雅集

(第 6 頁)

課誦禮讚

(第 7 頁)

戰鼓喧天

歌詠禮讚

(第 9 頁)

來賓致詞

合照留影

享用餐點





心傳雅集

感恩、懺悔、慈悲、包容

祈禱、行願、天命、承擔





淨三業神咒

心中諸內境，三萬六千神，動作履行藏，
前劫並後業，願我心自在，常住三寶中，
當於劫壞時，我身常不滅，頌此真文時，
身、心、口業皆清靜，急急如律令。



金光神咒

天地玄宗，萬炁本根，廣修億劫，證吾神通，
三界內外，唯道獨尊，頂有金光，覆映吾身，
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包羅萬象，養育群生，
誦持萬遍，身有光明，三界侍衛，五帝司迎，
萬神朝禮，役使雷霆，鬼妖喪膽，精怪亡形，
金光速現，覆護真人。

（五帝：金、木、水、火、土）



歌詠禮讚：

美台團團歌

詞、曲：蔡培火

美台團，愛台灣，愛伊風好日
也好，愛伊百姓品格高。

長青島，美麗村，海闊山又昂
(音權)，大家請認真，生活著
美滿。

美台團，愛台灣，愛伊水稻雙
冬割，愛伊百姓攏快活。

長青島，美麗村，海闊山又昂
(音權)，大家請認真，生活著
美滿。

美台團，愛台灣，愛伊花木透
年開，愛伊百姓過日水(美)。

長青島，美麗村，海闊山又昂
(音權)，大家請認真，生活著
美滿。

註：「美台」是指「美麗的台灣」，
團歌在台灣文化協會「活動寫真
班」(又稱美台團)放映電影前合
唱。

美麗島 BÍ-lē-tó

台語詞：鄭國忠 曲：李雙澤

晟咱大漢的美麗島
親像老母溫暖疼惜
歷代的祖先注目在看
看咱怎樣續接裊腳步

祖先一代閣一代在吩咐
毋通袂記 毋通袂記
祖先一代閣一代在吩咐
殷勤開墾 殷勤打拼

海水清清的太平洋
圍著這苦難的美麗島
溫煦日光遍照土地
光照高山溪水伶田園

這尼孃的鄉土是咱所有
祖先開墾 上天賞賜
土地有生出豐富的土產
水牛 稻仔 香蕉 玉蘭花



歌詠禮讚：

搖仔搖

詞、曲：汪乃文

搖仔搖仔搖 搖老搖
搖來搖去一搖搖到烏趁橋
橋邊相傍樹木花蕊青笑笑
橋下一條清清溪水流無休

搖仔搖仔搖 搖老搖
搖來搖去一搖搖到烏趁橋
乖嬰仔古錐橋親像花蕊乖嬰仔
古錐吻吻笑
阿娘阿爹無時無陣疼惜惜

搖仔搖仔搖 搖老搖
搖來搖去一搖搖到烏趁橋
乖嬰仔擎大暝大一寸日大一尺
連鞭會行連鞭會走也會叫

出外人

詞、曲：蕭泰然

咱攏是出外人
對遠遠的台灣來
雖然我會講美國話
言語會通心未通

咱攏是出外人
對遠遠的台灣彼
有咱的朋友與親人
不時互相在思念

人人在講美國是天堂
使人真欣羨
若是問你講是怎樣
天堂不是在此



歌詠禮讚：

淡水暮色

詞：葉俊麟 曲：洪一峰

日頭將要沉落西 水面染五彩
男女老幼塊等待 漁船倒退來
桃色樓窗門半開 琴聲訴悲哀
啊 幽怨的 心情無人知

朦朧月色白光線 浮出紗帽山
河流水影色變換 海風陣陣寒
一隻小鳥找無伴 歇在船頭岸
啊 美妙的 啼叫動心肝

淡水黃昏帶詩意 夜霧罩四邊
教堂鐘聲心空虛 響對海面去
埔頂燈光真稀微 閃閃像天星
啊 難忘的 情景引心悲

港町十三番地

曲：上原 Gento

遙遠的航路旅行一路順風回故鄉
在港口搖來搖去大小船過暝
想前日勞苦海面 輕輕鬆鬆一杯酒
在酒廳一切忘記馬叨落斯情也醉
啊港町十三番地

銀古青春風微微石敷小路無人影
成雙對行影相隨講話糖蜜甜
五彩色霓紅燈引阮踏入愛情池
越正平一直過去十字路頭船止場
啊港町十三番地

等船來心情搖動 暝日無離心相印
送船去惜別彼時 雙人心傷悲
不敢講滿腹稀微飲酒解消阮心裡
看天星茫茫帶意窗外月娘半平圓
啊港町十三番地



歌詠禮讚：

孤女的願望

詞：葉俊麟 曲：米山正夫

請借問播田的田莊阿伯啊
人塊講繁華都市台北對叨去
阮就是無依偎可憐的女兒
自細漢著來離開父母的身邊
雖然無人替阮安排將來代誌
阮想要來去都市做著女工渡日子
也通來安慰自己心內的稀微

請借問路邊的賣煙阿姐啊
人塊講對面彼間工場是不是
貼告示要用人阮想要來去
我看你猶原不是幸福的女兒
雖然無人替咱安排將來代誌
在世間總是著要自己打算恰日子
青春是不通耽誤人身的真義

請借問門頭的辦公阿伯啊
人塊講這間工場有要採用人
阮雖然也少年郎不知半項
同情我地頭生疏以外無希望
假使少錢也要忍耐三冬五冬
為將來為著幸福甘願受苦來活動
有一日總會得著心情的輕鬆



歌詠禮讚：

美麗的稻穗

詞、曲：陸森寶（卑南族）

Pasalaw bulay naniyam kalalumayam garem
ho i yan ho iyan naru hoiyan
adaLepemi adaLepemi emareani hoiyan
hoiyan hoiyan naruhoiyan hiyaohoiyan
patiyagami patiyagami ku kan bali etan kimmang

pasalaw bulay naniyam kazazolingang garem
ho i yan ho iyan naru hoiyan
adaLepemi adaLepemi emareani hoiyan
hoiyan hoiyan naruhoiyan hiyaohoiyan
patiyagami patiyagami ku kan bali etan kimmang

漢譯：

今年是豐年 家鄉的水稻將要收割
願以豐收的歌聲 報信給在前線金馬的親人

鄉里的造林 已長大成林木 是造船艦的好材料
願以製成的船艦 贈送給金馬的哥兒們

曾是那牛背上的牧童 跟著北風飛翔跳躍
吃掉那山坡 坡上那青草 看那遨遊舞動的蒼鷹
終日赤足 腰繫彎刀 牛背上的小孩仍在牛背嗎
啦……………



歌詠禮讚：

Song of Puyuma (南王系之歌)

詞、曲：卑南族南王傳統歌謠

* ho ai yE yan i yE yan ho a i yan ho i yan
semenasenay a risarisan ho a i yan ho i yan
hi yo yan hai yo yan na ru hay yan
ho i yan na ru hay yan ho i yan naru hay yan
ho i yo ho i yan
hi yo in naru hay yan hi yo in naru hay yan
ho i yan naru hay ho i yan ho hay yan *

hi yo in naru hay yan hi yo in naru hay yan
ho i yan naru hay ho i yan ho hay yan

(* 反覆一次)

漢譯：

我們大家一起快樂的唱歌吧！

Note: 「ho ai yE yan」為音節，「semenasenay a risarisan」表示「我們大家一起快樂的唱歌吧！」主要由演唱者的情緒表達，帶動歌曲所要表達的氣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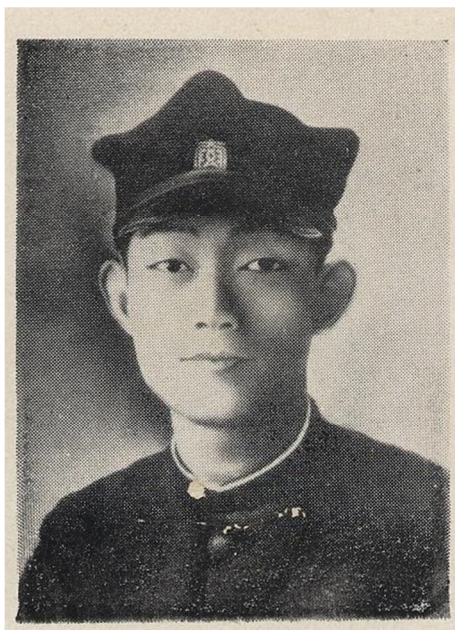


外甥孫發掘的舅公史料：

台灣革命僧 證峰法師林秋梧

外甥孫李筱峰

教育家 David Starr Jordan 說：「Be life long or short, its completeness depends on what it was lived for.（生命是長是短，端看其為何而活）」，這句話，用來關照林秋梧的一生，至為貼切，他只活了 32 歲，卻是多彩多姿，生命充滿意義。



林秋梧自畫像。
（李筱峰提供）

日本領台的第 8 年（1903 年，日本明治 36 年），林秋梧出生於台南一個貧寒之家。父親是水果小販。由於家境清寒，1917 年（日本大正 6 年）讀完公學校之後，父親原本不讓他繼續升學，後經學校老師到家說服父親，林秋梧才得以升學。於 1918 年考



入了當時人人欽羨的「台灣總督府國語學校」，此校翌年改名「台北師範學校」，簡稱「北師」。「北師」與「北醫」（台北醫學學校，今台大醫學院前身）是當時台灣的兩所最高學府，是台灣優秀學生薈萃之地。

進入北師後，林秋梧不滿當時日本統治下的不平現象，暗中聲援林獻堂等人的民族運動，並於課餘時間經常與在大稻埕開設醫院的蔣渭水交遊。蔣渭水和這群青年學生為台灣社會探病投藥，認為要提昇台灣人的地位必須提昇台灣人的文化水準，因此，必須從事文化啟蒙工作。這就是 1921 年「台灣文化協會」誕生的由來。文化協會成立，林秋梧即為創會的學生會員。

林秋梧平日在校就經常有批評時政的言論，加入文協之後，更引起當局的注意。校方終於利用發生在 1922 年的一次學潮事件，指控林秋梧為學潮首腦，在林秋梧即將畢業的前夕（只剩一個月），將他勒令退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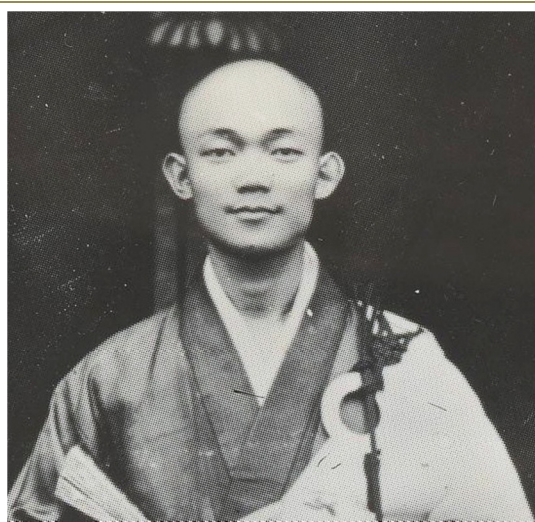
輟學後，林秋梧潛入中國，進入廈門大學哲學系，並於廈門附近的集美中學任教。不幸因為母親病逝，又輟學回到台南丁憂。此時正是 1925 年。

1925 年正是台灣文化協會的演講活動趨於炙烈，抗日的民族精神日漸高張。林秋梧在辦完母親的後事之後，又立即投入歷史的洪流中，參與文協的演講活動，在鄉間奔走呼號。這一年秋天，文化協會成立「活動寫真班」，又稱「美台團」，是一種放映電影的巡迴隊。以社會教育的影片，配合「辯士」（解說員）從旁解說的方式，在各鄉間小鎮巡迴放映、演講，啟迪民智。林秋梧應邀擔任美台團電影巡迴隊的辯士，巡迴於中南部的許多鄉鎮之中，很受民眾的歡迎。

1927 年（日本昭和 2 年），文化協會因內部運動路線的不同而分裂，美台團解散，林秋梧的生命史也有了新的發展。他原本對於



佛學素有鑽研，對於當時身陷於迷信、腐化的台灣佛教早已萌生改革意圖，離開美台團之後，林秋梧經常與台南的佛教古剎開元寺的住持「得圓法師」談經論道，並高談佛教改革對台灣社會的重要，深獲得圓法師的激賞，終於結緣於開元寺，林秋梧決定剃度出家，法號「證峰」。



證峰法師。

（李筱峰提供）

1927 年林秋梧以開元寺派遣留學生的身分赴日本東京駒澤大學深造。投入當時日本的禪學大師忽滑谷快天的門下鑽研禪學。深造期間，每日只吃兩餐飯，清早還要送報紙、送牛奶工讀。此時他並開始從事寫作，在《台灣民報》《南瀛佛教》《中道》等雜誌發表有關文化、社會及佛學的評論。1930 年，林秋梧自駒澤大學畢業，回到台南開元寺，並任南部臨濟宗佛教講習會講師，兼南瀛佛教會教師。

「證峰法師」林秋梧雖入禪門，但並非出世之徒，相反的，「普渡眾生」的感召，使他積極地從事佛教改革，掃除迷信，在 1930 年前後的台灣佛教界中，投下酵素，激起漣漪。尤其，透過宗教運動，又回到社會運動的路上，他參加「台灣民眾黨」及其外圍組織「台灣工友總聯盟」等團體，關切工農運動。為了破除迷信，1930 年在台南地區與同志們發起了一個「反對普渡運動」，同年



10月，並創刊旬刊《赤道報》，收載社會思想評論及文藝作品，由林秋梧擔任總編輯兼發行人。可惜發刊六期，卻遭日本當局查禁。

林秋梧從大乘佛教的立場出發，表現出入世的、解放的宗教態度。試看他這首〈贈青年僧伽〉的七絕：
菩提一念證三千，省識時潮最上禪。
體解如來無畏法，願同弱少鬥強權。

「願同弱少鬥強權」的精神，才是林秋梧心目中「大乘佛教」的普渡眾生的精神，才是真正「菩薩行」的極至表現。林秋梧解釋「菩薩行」說：

「菩薩行，就是以活於正信的自己為基底，而圖謀社會人群的幸福，無有所恐怖的行為吧！『自利利他』就是表示這樣行動的話。所以修菩薩行的，便是社會改革的前衛份子。他們的根本目標，在於建設地上的天堂、此土的西方，使一切人類（再而及於一切生物）無有眾苦，但受諸樂。佛所謂極樂世界，就是描寫著這個快活的社會。」

「省識時潮，順應天人，鼓起四大弘願的大勇氣，站在四百萬大眾（當時的台灣人口）的前隊，把台灣島內有形無形一切的魑魅魍魎，消除盡淨的光明大路。…怎能偏重來世的淨土，而忽略現實的台灣？」

1933年林秋梧手著《真心直說白話註解》一書問世。他闡釋朝鮮古禪師知訥的作品，以科學的觀點，為「苦於鬼神久矣」的台灣人，重新註釋此書；1934年，另一部著作《佛說堅固女經講話》問世。此書旨在提升婦女地位，是一部婦女解放的解經的書。可惜卻是他最後一部著作。



1934 年 10 月，秋風蕭瑟，梧桐葉落！正值 32 歲的韶華，林秋梧在一場結核病中，匆匆走完他短暫卻多彩的一生。

附記：有關林秋梧一生的事跡，請詳參拙著《台灣革命僧林秋梧》。



書評：

台灣革命僧—林秋梧・我讀我評

台灣大地文教基金會董事長 楊緒東醫師

撰於 2009/9/9

（原刊載於台灣大地文教基金會網站。*粗體字為楊緒東醫師撰寫之書評）



兩個不同時期出版的《台灣革命僧—林秋梧》書籍。

《台灣革命僧—林秋梧》著者：

李筱峰，1952 年生，台灣台南麻豆人。曾任：《八十年代》《亞洲人》雜誌執行主編；報社記者、主筆、研究員；東吳大學政治系兼任教授、台北師範學院台灣文學研究所兼任教授；台灣北社副社長；總統府人權諮詢小組委員。

現任：

世新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專任教授、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董事、輔仁



大學歷史系兼任教授。

主要著作：

《台灣戰後初期的民意代表》《台灣民主運動 40 年》《台灣革命僧林秋梧》《二二八消失的台灣菁英》《解讀二二八》《台灣歷史閱覽》《林茂生、陳炳和他們的年代》《台灣—我的選擇》《統獨十四辯》《進出歷史》《台灣史 100 件大事》《60 分鐘快讀台灣史》《台灣史》……以及《李筱峰專欄》等政論文集數冊。

前言：

林秋梧生日治時代，對於凡是反日本殖民的人物，皆受 KMT 的 ROC 表揚，茲不知此位林先生，若非早死遇到 228，必然會用更劇烈的手段反 KMT、反 ROC。

書評中，讀者會看到林秋梧，這位台灣神的偉大思想與勇於反抗帝國殖民的犧牲與奉獻。

林秋梧年壽 32，受日治時代教育與自修漢學，生命短促，做的事情比許多自稱老 XX 台派的還多。

一般而言，對於任何一位享年僅三十二歲，名不見稱、行無特性的青年來說，史家通常不會加以留意。但是，以林秋梧這樣一位英年早逝的人物而言，他的生平與思想，卻是歷史學上具有價值與意義的研究對象。

因為，在林秋梧短暫的三十二載人生中，他卻是一位具有多重角色的人物，他曾經是事涉日治時代抗日學潮而遭台北師範退學的一名學生領袖；他曾經投身於一九二〇年代前半期由「台灣文化協會」所推動的文化啟蒙運動；且在文化協會分裂後，步入禪門，赴日本佛教大學深造；返台後，積極致力於台灣的佛教改革，掃除迷信；他曾經在一九三〇年前後的台灣佛教界中，投下酵素，激起漣漪；更重要的是，法號「證峰」的他，透過宗教運動，又回到社會運動的路上。他參加



「台灣民眾黨」及其外圍組織「台灣工友總聯盟」等團體，關切工農運動，創刊左翼刊物《赤道報》；他寫過近百篇的宗教、政治、社會、文化等多方面的評論及創作。他的解放的宗教觀，至今看來，仍屬前衛。更令人稱奇的是，他的禪學理論，卻能與唯物史觀的馬列思想搭上線；此外，他也參加舊詩社，好寫舊詩以明志，而一方面也趕在新文化、新文學的行列中，從事白話文的創作……。

總之，林秋梧具有多重的角色，他是神職人員、是文化人、是社會運動者，也是一位思想性的人物。他是台灣二、三〇年代日本殖民體制下的左翼青年的一個取樣代表，也就是那個時代的青年的一個特例。雖然他僅匆匆活了三十二歲，但是透過他短暫的生命，透過他具有創見、或許具有盲點的言行，可以讓我們檢視視歷史的發展、時代的變貌……。

李筱峰，1991，”前言”，《台灣革命僧－林秋梧》，望春風文化，台北，pp.13-14。

林秋梧家中貧寒，勉強過日，對於初期日治時代警察的跋扈很感冒，敢於出來反抗。

林秋梧出生時，家道已衰。林家生計，大部分靠林父以挑賣水果維持。據林秋梧的次妹林秋鸞回憶：林父經常以扁擔挑著兩籬筐的水果，在烈日下，或在寒風中，穿梭在大街小巷裡叫賣。常時稱呼這種到處走動的小販為「行商」。「行商」的辛苦，不僅在於流動叫賣，更往往還要走避日本警察的取締。往往在停下來休息或交易時，警察會上前取締，有時罰錢，繳不起罰金時，往往無法取回遭沒收的秤子。有些嚴厲的警察，甚至會將秤子狠狠折斷。林父便是在這樣的生活夾縫中，挑起家計重擔。這種窮困的情況，到了林秋梧進台北師範後，才稍漸改善。林秋梧自小即生長在如此困厄的環境中，深切體會民間疾苦。他日後所表現出對無產大眾的特殊情懷，以及與象徵日本統治形象的警察的爭執，顯然在其年少時代即已埋下種因。他的一位學生曾以「憐貧愛眾」「待人平等」來形容其為人；他的詩句「願同弱少鬥強權」更自己刻劃出濟弱抗強、打抱不平的性格。這些性格的萌芽，我們或許從其幼年生長環境中，可獲得一些理解。



入公學校後，他得知附近的「七娘媽廟」裏有一位漢文先生開設私塾教導孩童學漢文。許多家境寬裕的孩童，都到私塾去學漢文。私塾上課的時間，在公學校放學之後。學費也無硬性規定，自行束脩即可。秋梧雖知道自己家境拮据，卻耐不住求學慾望，經過幾番向父母的力爭之後，終於如願以償進私塾讀漢文。

李筱峰，1991，”家世與時代”，《台灣革命僧－林秋梧》，望春風文化，台北，pp.20-21。

日本人統治台灣分三個時期，有如孫中山所言，軍政、訓政、憲政，日本第一期為「安撫時期」。

第二期以一九一八、九至一九三七蘆溝橋事變為止，稱「同化時期」；第三期自一九三七到終戰止，為「皇民化時期」。第一期的「安撫時期」約二三、四年的時間。此一時期，日本當局除了以武力鎮壓各地風起雲湧的武裝抗日運動之外，一方面部署其統治機構、建立開發基礎；另一方面則設法「安撫」居民，一切措施寬猛並施，以台灣殖民地基礎的樹立為首要。這一時期的七任總督，皆為武官總督，其中以兒玉源太郎任內（一八九八年二月－一九〇六年四月）起用民政長官後藤新平，對殖民地發展最具成果。

日本治台的第一期，每一位總督都必須以鎮壓連年不斷的台灣人抗日游擊隊為其重要課題之一。兒玉、後藤時期所發佈的「匪徒刑罰令」（一八九八年），成為報復抗日行動的法寶。日本從領有台灣開始，到林秋梧出生的前一年（一九〇二年）為止的八年之間，僅憑日本政府一方的統計，台灣人被殺戮的人數就已達三萬二千人。這個數字，超過了台灣人口的百分之一。

李筱峰，1991，”家世與時代”，《台灣革命僧－林秋梧》，望春風文化，台北，pp.23-25。

不過，據林秋梧的二妹林秋鸞（小林秋梧約五歲）的回憶稱：事件後，余清芳等人，被日警綁赴台南市街，遊街示眾。曾遊行過花園町（今公



園路)的林秋梧家門前。人犯中因為腳釘腳鐐，腳部流血，沿路滴血而行。嚇得林秋鶚躲進屋內不敢觀看，半夜並且作惡夢。從林秋梧胞妹的這種反應，或許可以推想，這個事件對林秋梧或有某程度的刺激，也未可知。

再說，儘管西來庵抗日事件充滿著激昂的民族主義情緒，但是究其本質，卻是一種利用乩童符咒等手段行事的宗教迷信，沒有脫離傳統農民暴動的性格，沒有具備近代民族運動的性質。因此，這種暴虎憑河的行動，到了日本統治台灣已達二十年、教育已更普及的一〇年代中期之後，自然就接近尾聲。代之而起的，便是二〇年代的非武裝抗日運動。

李筱峰，1991，「家世與時代」，《台灣革命僧－林秋梧》，望春風文化，台北，p.27。

老實說：日治時代，台灣人自覺為中國人，民族意識很強，因此對於中國人 KMT 到台灣，會保留相當的容忍。

明治末期與大正前期的社會主義與民本主義思潮，衝擊著當時在日本與中國留學的台灣青年，為二〇年代即將展開的台灣政治、社會運動，埋下歷史的伏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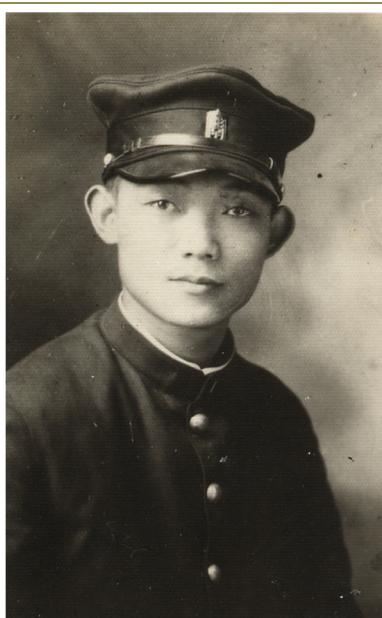
更重要的是，這些歷史的伏筆，在一九一七年、八年頃，受到世界局勢的激盪而終於浮現出來，一九一七年俄國二月革命推翻長達三世紀的羅曼諾夫王朝。繼而同年的十月革命，建立蘇維埃政權。俄國革命給世界上的社會主義思潮更大的鼓舞，連一九一八年避居上海的孫文也電賀列寧革命成功。對於掙扎在差別、壓迫、榨取的殖民地人民而言，俄國革命無異是對獨立革命成功的一大鼓舞。繼之，一次大戰結束的一九一八年一月，美國總統威爾遜(T. W. Wilson)發表了戰後國際政治原則的「十四點宣言」，其中所提到的「民族自決」原則，也帶給世界上殖民地的弱小民族極大的鼓舞。因此，大戰後在歐、亞、非的一些弱小民族，風起雲湧地興起民族自決或民族獨立運動。例如，同樣受日本殖民統治的朝鮮，於一九一九年三月發生了「萬歲事件」的獨立運動。三、四月間，在全朝鮮的六百十八個場所，發生了三百



二十二回暴動，以及七百五十七次的示威運動；而翌月，中國也發生五四運動，掀起反日的熱潮；同年，愛爾蘭也獨立……。

一九一八年頃的時潮，為二〇年代帶來了「反資」的社會主義與「反帝」的民族運動的浪潮。林秋梧後來在他的詩句「省識時潮最上禪」所說的「時潮」，便是指這樣的時代潮流。

李筱峰，1991，「家世與時代」，《台灣革命僧－林秋梧》，望春風文化，台北，pp.29-30。



林秋梧學生照。
(李筱峰提供)

日治時期，日本人培養日本人在台灣成為幹部、主管或是官員，又怕台灣人太聰明會讀書、成就比日本人強，有柔性打壓政策，但是，其方式比 KMT 的 ROC 在台灣之惡劣行徑相對寬鬆，還會有大格局的公平考量。

林秋梧於一九一八年(大正七年)考入此校，當時的校名，仍稱「國語學校」。翌年，一九一九，「台灣教育令」強調台灣教育以德育為主，目的在涵養日本國民性，並決定以師範教育及普通教育為主，因此決定獨立設立師範學校，並名實相符地提高其程度，旋先後發佈「台灣



總督府師範學校規則」及「台灣總督府師範學校官制」，改國語學校為台北師範學校。

台灣總督府的師範教育方針，自始即以殖民統治的需要為出發點，而台北師範內部又呈現出日、台學生雙軌分立的差別體制。因此，日、台學生之間的歧視與磨擦，便勢必發生。早在一九〇〇年代初期，北師(國語學校)就有一位大石教務主任曾經坦白訓示諸教師說：「對台灣人的學生不要盡心詳細教授，只可在教科書上教以最低的程度就好，恐台灣生徒如受高尚智能啟發的教育，便會反抗政治……」。大石教務主任的歧視政策，引起台籍學生及部分同情台籍學生的教師的不滿，因此曾發生爭執，結果同情台籍學生的教師被迫辭職，大石則轉任他校。這種差別待遇，即使到了一九一九年一月頒布「台灣教育令」，標榜「同化教育」、「共學教育」之後，並沒有完全改善。日、台學生之間的差別待遇依然存在。

李筱峰，1991，「未完成的學業」，《台灣革命僧－林秋梧》，望春風文化，台北，pp.35-36。

他更善於演說。在學校裏，一有演講或公開表示意見的機會時，他常不放過。例如，當時學校裡的學寮(學生宿舍)在每天早飯之前有一個朝會，會中由學生按日輪流上台報告或演說。有些同學常在難以應付時，往往找秋梧代勞。秋梧常藉此機會，於言詞間，很技巧散佈一些具有民族意識的話語。或於弦外之音，批評日本人一些不公平的殖民措施，尤其對於趾高氣揚的日本警察，他最喜歡似褒似貶加以諷刺。此外，和他父親一樣，秋梧也善講故事。他常利用晚上宿舍熄燈之後，在宿舍外的走廊上，將他讀過的一些世界名著的故事內容，敘說給寢室的同學們聽。往往正當大家聽得津津有味時，忽聞舍監前來巡視，便一窩蜂奔回寢室假睡。等舍監一走，同學們又紛紛出來，找秋梧聽完故事的完結篇。於此可知，林秋梧在學校裏是一個表現慾極強的學生。

他在同學的心目中，是「最有前途的同學」「素好學、對文學有趣、勇敢為眾犧牲」「勤勉好學、聰慧過人、尤其對文學造詣尤深」。



李筱峰，1991，” 未完成的學業”，《台灣革命僧－林秋梧》，望春風文化，台北，pp.40-41。

台灣民族意識的高漲，日本人豈能不知，但是留學日本，還是大有可為。

在《台灣青年》創刊的兩個月後，一位甫從日本千葉縣伊藤飛行學校畢業，並榮獲日本帝國飛行協會民間競技飛行大賽第三名的台灣第一位飛行員謝文達，回到台灣，作故鄉訪問飛行。台灣同胞鑒於謝文達所用飛機已經逾齡老舊，乃組織後援會，募集兩萬五千四百五十圓，購買一架新式飛機贈送給他。台北師範及台北醫專的一些前進學生，遂乘此機會出面斡旋於各學校的台籍學生之間，鼓勵大家出來聲援謝文達的壯舉，而以此為契機，促進台灣學生的大團結。這種情形，在日本統治者看來卻認為是「各學校學生的風氣急速惡化，反抗風氣高漲，團結黨徒…屢屢釀成惡性的紛擾」。

李筱峰，1991，” 未完成的學業”，《台灣革命僧－林秋梧》，望春風文化，台北，pp.42-43。



穿西裝的林秋梧（右 1）和盧丙丁、等人的合照。

（李筱峰提供）

文化協會的大老，還是會受到當時日本殖民官的敬重，不會如阿扁無罪先押、恐嚇逼供，Ma 政府的專制腐敗，甚於當時的日治時代。



學生四十五名被捕，引起多方關注。文化協會方面的領袖林獻堂、蔣渭水、楊肇嘉等人得知被捕學生中大部分是文協的會員，乃多方設法奔走營救。北師裏的師長知道學生被捕，也焦急萬分，乃由他們的漢文老師劉克明走訪當時台灣的社會名流辜顯榮、許丙、林熊徵等人請其出面與台北州知事及其它當局交涉、陳情。被捕學生之家長，也於十八日召開父兄大會，向總督及檢察官提出「嘆願書」（請願書），請求寬大處理。二十二日午後，四十五名被捕學生，終於在松井檢察官長的一席「嚴重戒告」後，被宣佈不起訴處分。松井檢察官長謂：「在暴徒生徒之中，雖然有思想惡劣者，但許多人只是盲從附和。此次之釋放，並非只因學生父兄提出請願而決定釋放，而是以總督閣下（按田健治郎）之種種考慮，為顧及學生們之將來所作之決定。今後如再有不穩行動發生，將斷然嚴懲。」

李筱峰，1991，「未完成的學業」，《台灣革命僧－林秋梧》，望春風文化，台北，p.49。

原來，那年的十二月，台灣發生了震撼全島的「治警事件」。由蔣渭水、蔡培火等議會請願運動的首腦們所發起的「台灣議會期成同盟會」被日本當局扣上「違反治安警察法」的帽子。（該法公佈於同年一月八日）十二月十六日晨，日本官憲檢舉台灣全島各地的「台灣議會期成同盟會」的會員及重要幹部四十九人，加以扣押，其他受警察搜宅及傳訊者五十人，此外，被跟蹤、監視者更不計其數。一時風聲鶴唳，人人自危，整個台灣陷入恐怖狀態。林秋梧因與台南方面的文化協會的同志韓石泉（事件中被扣押）、林占鰲、林宣鰲等人交往甚密，因此日本刑警的視線也不離開他。在謀職上更是百般刁難。

家無恆產的林秋梧，既不能自營事業，又不可賦閒在家，於是乃再思向外發展。這次，它發展的目的地，不再是日本，而是台灣海峽對岸的廈門。

李筱峰，1991，「異鄉漂泊」，《台灣革命僧－林秋梧》，望春風文化，台北，pp.59-60。

一九二五年中有幾件重要的事情於台灣島內發生：是年二月十七日，



台灣議會請願運動進行第六次請願；三月十二日，影響蔣渭水甚深的中國革命之父孫文，病逝北京，遺囑他的同志要完成革命「必先喚起民眾」；三月廿四日，《台灣民報》舉辦追悼孫文大會被禁止；五月底，上海發生日本紗廠殺害女工的「五卅慘案」，帝國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氣焰更見高漲，引起工人大罷工；六月廿八日，「二林蔗農組合」成立，但於九月廿七日開大會時與日警發生衝突，釀成十月廿三日的大逮捕，史稱「二林事件」，促進農民運動的急劇發展；而更重要的是，這年的五月十日，因治警事件入獄的蔣渭水等人，假釋出獄。

由上面這段報告，可以窺見當時日警當局對文化演講的不放心。也因此，文協的每一場演講，都有日警臨場監視，一遇到演講人的講詞太過於激烈，或聽眾情緒太過於高昂時，日本警察便會提出警告，甚至命令「辯士停止」。「辯士」與日警之間常因此發生爭執，群眾也更加群情激昂。葉榮鐘曾追述說：「日據時期鄉下的警察，事無大小，均由派出所的『大人』頤指氣使，予取予求，無人敢說一聲『不』，保正請客，台籍紳士無論如何德高望重，也無人敢坐大位，就是日本人的公學校長也不敢坐，一定要當地派出所的巡官纔有資格去做首席。雖然在官階上校長比巡官高一級，在民眾的心目中，『不怕官只怕管』這一句俗語在這裡有百分之百的確實性。農村民眾在動輒得咎的悲慘環境中，畏警察如虎，避之唯恐不及。所以他們見到文協派來的辯士，竟然敢和警察分庭抗禮，甚至在講壇上和臨場監視的警官形成對立，只這一點現象就夠使他們揚眉吐氣了。何況有時辯士援用立憲政治的理論對官吏教訓一番或偶然對警察諷刺一下，莫怪他們要心花怒放，而不覺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了。」

林秋梧便是這種喜歡「對官吏教訓一番或偶然對警察諷刺一下」的辯士。有一次更因為日警的取締，命令他中止演講，林秋梧一氣之下，當著眾人面前搗了日本警察一記耳光，民眾雖然為此歡呼，林秋梧則因此遭到一天的拘留。

李筱峰，1991，「民眾啟蒙運動」，《台灣革命僧－林秋梧》，望春風文化，台北，pp.70-72。



現代阿九時代，民間台派到處演講「台灣主權」，而忽略代表台灣精神的阿扁人權，搶救台灣行動聯盟更組織下鄉演講隊，值得嘉賞，與當時林秋梧的下鄉演講，有異曲同工之妙。

林秋梧在文化協會中的貢獻，要以他參加文協的「美台團」為最主要。

台灣文化協會為農工同胞作啟蒙運動，自始即以巡迴演講為主要方式。無奈農工民眾多年來濡染於愚民政策之下，理解力有限，對知識的吸取不盡理想。文協幹部早已有鑒及此，乃思藉重電影來表現。當時文協的專務理事蔡培火，尤其重視電影對大眾的教育功能。遂於一九二五年秋，從東京購買社會教育影片十數卷，及電影放映機一部，設立「美台團」之機構，訓練具有教育經驗的青年志士三人，一人專管機器，二人分任解說員（亦稱辯士）說明影片，俾觀眾易於理解。「美台團」的電影隊最初只有一隊，巡迴放映於當時的台北州及台中州各地，頗得各地民眾的歡迎。由於觀眾甚多，聲名遠播，大有應接不暇之勢，遂於一九二六年（大正十五年）九月起又組織第二隊電影隊，巡迴於南部的農村小鄉鎮之間。



林秋梧（左）和林瑞西（中坐）、盧丙丁（右）等同志的合影。
（李筱峰提供）

第二隊的三位「辯士」是林秋梧、盧丙丁、鍾自遠，他們所放映的影



片，如「丹麥之農耕情況」、「丹麥之合作事業」、「犬馬救主」、「母與其子」、「試探愛情」、「無人島探」、「紅十字架」、「北極的怪獸」、「武男」等片，皆極富社會教育之價值；或介紹國外進步的農業與社會經濟制度；或表現夫婦情誼、指示男子須了解婦女之價值；或發揚孝道、闡述母愛的偉大；或激勵民眾憤發向上、刻苦耐勞的心志；或拓展民眾視野、普及民眾常識；或為怡情悅性的幽默片……。

「因影片內容有新知識之貢獻，對觀眾收費極微，到處有地方同志之關照協助，開支節省，每票僅收五分，特座亦只收一角，又有警察臨監，場面緊張而時起風波，因此等等，美台團每有開映，則場場客滿座無虛席。」

當時放映的電影係屬無聲默片，因此，辯士的從旁解說極為重要。根據陳飛寶在《台灣電影史話》中的敘述說：「他們〔指第二隊的辯士〕有的參加過新劇活動，頗有組織能力、善口才、解說生動。其中林秋梧〔梧〕尤受歡迎。」林秋梧他們以親切的鄉音、活潑而清晰的言辭，滔滔不絕地說明電影中的情節或景況，並隨時以當時台灣社會、政治的現況來相提比論，激發同胞關心社會，關心自己處境的心懷。每每在一場電影放映完畢之後，辯士再登台演說，借題發揮。在他們犀利的言詞中，不但傳佈新的思想與知識，激勵同胞勤奮向上的意志，同時更替殖民統治下的同胞，說出隱藏在大家內心深處的話語。所以這些辯才無礙的青年，給同胞帶來的，不止於新的知識，新的思想，而且還有濃烈的民族意識。

李筱峰，1991，「民眾啟蒙運動」，《台灣革命僧—林秋梧》，望春風文化，台北，pp.73-74。

美台團每次開映之前，團員必合唱此歌一次，後來觀眾都聽熟了，也就自然與團員一齊高聲合唱起來，聲浪雷動，充分流露了一番同胞相互勉的氣氛，深印人心。文化協會的啟蒙運動，至此可以說進入一個新的境界。

惜乎，台灣文化協會的這個新境界，在一九二七年初，即面臨內部的



一次重大考驗，那就是文協的左右分裂。

一九二七年一月，台灣文化協會內部發生左右分裂，連溫卿、王敏川等左翼新勢力開始崛起，取代林獻堂、蔣渭水、蔡培火等文協舊首腦，掌握了文化協會的主導權。美台團的主事者蔡培火拒絕移交該團的款項器物之簿冊，但該團之活動，終因左翼人士的掣肘，不久乃告停止。李筱峰，1991，”民眾啟蒙運動”，《台灣革命僧－林秋梧》，望春風文化，台北，p.83。



1927 年赴駒澤大學前的錢行，林秋梧為前排中座者。(李筱峰提供)

林秋梧當和尚不得不然，因為當時日本和尚控制台灣人的民俗信仰，如 KMT 一般，施行操控信仰的愚民政策。

得圓和尚是影響林秋梧往後的人生旅途極重要的一人。得圓，字印如，俗名魏松，嘉義店仔口馬稠後人，一八八二年(清光緒八年)十二月十四日生。十八歲皈依龍華派，一九〇五年(日本明治卅八年)剃度，拜玄精和尚為師，一九〇六年往福州鼓山受比丘戒。住湧泉崇福寺，一九〇九年回台住開元寺。

李筱峰，1991，”步入禪門”，《台灣革命僧－林秋梧》，望春風文化，台北，p.89。



當時，日本本土方面派來一個佈教的和尚叫東海，專工奔走聯絡台灣的佛寺、齋堂、廟宇成一大機構。總共羅織了六十七處之多，除了其所屬的臨濟宗的寺院外，也包括有媽祖宮、關帝廟、延平郡王廟、文衡殿，三教九流，不一而足。由其主神看來，東海所聯絡出來的這個機關，內有釋迦、關羽、文昌帝君、媽祖婆、玉皇大帝、鄭成功……。

《台灣日報》的這篇報導諷刺說，這些神明「雜然同居、同聽其命，是一大奇現象，比張作霖與蔣介石合作的風評，卻有數十倍的奇局，可知東海師的怪腕」。在東海所聯絡的機關之下的各廟宇寺院又分為六個等級。台南的開元寺屬第一等級。第一等級的寺院須納年額八十圓於總機關。尤有進者，東海甚至欲將開元寺的寺產設一個財團法人，叫做圓通會，他自己任其管理人(對其他寺院廟宇亦如法泡製)，一旦將財產移交於他所控制的財團之下，便可進而控制住職人選，用其派下的日本和尚接掌。《台灣民報》報導說：「開元寺所有的財產，土地二三十甲，有二軒糖廓出租，年收不少，前有壹班御用紳士，垂涎方丈，籌謀霸佔不成。今番此舉，信徒中多有不滿意的……」《台灣民報》更進一步指摘：「東海師在開元寺，也設了信徒證，雖非信徒，也得買用。早時每張賣一圓，現在降價五角就可以買得。外邊傳說若持此券的，有犯罪被官廳拘留的時候，他們當為他設法交涉圓滿解決，像一種的護罪符。」對於這種惡風，《台灣民報》以標題斥其「羅馬法王再現」。

李筱峰，1991，「步入禪門」，《台灣革命僧—林秋梧》，望春風文化，台北，pp.89-90。



開元寺的「圓光寶塔」建於 1931 年，是林秋梧設計的，也是他後來藏骨的地方。

（引自《台灣革命僧—林秋梧》）

到日本留學如聖嚴法師一般，是一種提高和尚地位的機會。

得圓和尚在得才之餘，擬更進一步準備派遣林秋梧到日本東京一所著名的佛教大學——駒澤大學——去深造，由開元寺供給學費。不過派遣林氏赴日留學一案，在開元寺內也引發派系爭執。當時的《台灣民報》對此事有如下的報導：「在開元寺內的和尚也分二派，一是東海，他是非東海派。住職欲派林某去日本留學，東海不贊成。為此問題，兩方感情有些不好」。

這一爭執，最後由得圓派占上風，派遣林秋梧赴日留學一案終獲通過。

李筱峰，1991，”步入禪門”，《台灣革命僧—林秋梧》，望春風文化，台北，p.91。

林秋梧在東京留學的生活，頗為清苦。雖然名為開元寺派遣的留學生，但除學費外，寺方只給予象徵性的生活費用，平日省吃儉用，尚且不敷生活，更遑論嗜好閱讀的他還要添購進修的書籍。因此，林秋梧每天清早，還必須送報紙、送牛奶，以貼補生活費及購買書費。他後日的一位學生曾描述他在日本留學的生活謂：「在駒澤大學時苦志勵學日限二飯」，其生活之清苦，於此可知其一斑。



這種異鄉遊學，孑然飄零的苦學生活，偶爾也讓林秋梧泫然欲泣、悲從中來。以下他的兩首七言絕句或許正反映他這種心境：

其一：〈客感〉

獨坐憂時激欲垂，僧衣作客有誰知。
孤燈冷雨黃昏後，遠笛聲聲繫我思。

其一：〈偶作〉

行腳扶桑路八千，覺來無佛亦無仙。
人生五十吾將半，悔不當初學定禪。

李筱峰，1991，”步入禪門”，《台灣革命僧－林秋梧》，望春風文化，台北，pp.94-95。

學宗教的人須如是觀，不但要突破迷信與無聊的儀式，還必須以所覺悟的宗教精神去實踐有意義的人生，信仰，是一切修煉的內涵。

〈贈青年僧伽〉的七言絕句，正說明了他這種入世的宗教觀——

菩提一念證三千，省識時潮最上禪，
體解如來無畏法，願同弱少鬥強權！

林秋梧心目中的最高禪境，是要能夠省識時代潮流。而他學佛的目的，是要站在弱者大眾的立場，去向強權抗爭。基於這種入世的宗教精神，他在留學日本學佛的期間，並非僅止於埋首在經典的象牙塔中，他依然保持過去在文化協會時代一樣對時局的關心，對社會動向的關注。一九二九年四月，他發表在《南瀛佛教》雜誌上有一首題目叫〈寄獄中諸友〉的七絕，這樣寫著——

頻年壯志未全舒，依舊天涯感索居。
為問故人幾惆悵，鐵窗消息近何如？



他所謂的「獄中諸友」，是指當時在社會運動上因政治案件入獄的同志。該詩寫就時間，可能在一九二九年的二、三月之間，或在此之前。考究此時期台灣社會運動史，我們發現此時期發生的案件有——一九二八年六月間台南地區的「反對台南墓地廢止事件」。在這個事件中，文化協會台南特別支部的同志莊孟侯、侯北海、洪石柱、袁添財等人遭警方檢舉。林秋梧的詩學老師楊宜綠也受累入獄十個月。王敏川也因此案遭判刑，自該年九月被捕，直到翌年(一九二九)五月底才出獄；此外，尚有一九二九年二月十二日，日本「特高」(特別高等警察)以檢舉台共為名對「農民組合」的「二、一、二大檢舉」，農組的幹部簡吉、黃信國等計五十九人被捕。林秋梧的〈寄獄中諸友〉的詩，諒必指上述案件中被捕的朋友。從其詩作，可以深切感受到「儒衣脫卻換僧衣」的林秋梧，對於台灣社會的動向依然保持極度的關懷。誠如他的一位友人葉更青，在一首題為〈送秋梧君東渡〉的七律所寫的：

蓬萊一渡隔天涯，兩地相思各嘆嗟。
吾子關心三百萬，更名漸向佛門前。

林秋梧「更名漸向佛門前」，是由於「吾子關心三百萬」，意指在日本殖民體制下的三百萬台灣同胞。

李筱峰，1991，「步入禪門」，《台灣革命僧—林秋梧》，望春風文化，台北，pp.96-97。

總之，此時的林秋梧，其思想與觀念，漸漸定型。它的解放的佛學理論與宗教改革的呼聲，開始在台灣佛教界響起。

李筱峰，1991，「步入禪門」，《台灣革命僧—林秋梧》，望春風文化，台北，p.99。



〈題秋梧僧服肖像〉：破碎山河劇可哀，歸依何事費疑猜；知君本具如來相，點證蓮花九回臺。——愛儂
（李筱峰提供）

各種宗教，彼此不窮究其宗教創立的淵源，而汲汲營營壯大自己的宗教地盤，爭逐於信徒與教產、教職之間，就是中了宗教的毒素，會變成各宗派之間的戰鬥。

布教弘法的道路，對林秋梧而言，同時也是一條宗教改革的道路。而宗教改革的進行，對林秋梧而言，則又是社會改革的一環。因此，在進行布教弘法的同時，林秋梧也積極參與其它的社會運動。誠如他自己所說：「修菩薩行的，便是社會改革的前衛份子。」因此，駒澤大學回來後的林秋梧，從事布教宣道、宗教改革及社會運動，成為其生活中的「一體之多面」。他不僅是一名佛教的布教師，同時也是「台灣民眾黨」的黨員、「台灣工友總聯盟」的一份子，「赤崁勞動青年會」（民眾黨外圍組織）的會員，他更於一九三〇年十月，創刊了一份左翼刊物《赤道報》。容我們以文學式的語句，來形容此時的證峰和尚林



秋梧——他掀起了「反抗帝國主義」的袈裟，發出了「反抗殖民主義、反抗資本主義」的梵唱，敲響了「佛教改革」的木魚……。



《赤道報》創刊號。
(李筱峰提供)

林秋梧有感於佛教界中充斥著愚昧、腐化、傾軋、迷信等風氣，而一些趨炎附勢之徒又甘陷台灣佛教為日本統治階級的御用工具。因此，他振臂疾呼，決心喚起佛教界人士，推動佛教改革。一方面，他也鑑於一般民眾知識水準仍低，迷於鬼神之說，阻礙社會的進步與發展，因此，他試圖透過佛教的改革，進而教化大眾、破除迷信、提升文化水準。

李筱峰，1991，”宗教改革與社會運動”，《台灣革命僧－林秋梧》，望春風文化，台北，pp.103-104。

依林秋梧對佛法真諦之解釋：「佛所說法皆為大眾著想，圖謀被壓迫者的解放、不自由者的自由、苦惱者的救濟。」所以，依林秋梧的理想，僧侶與社會運動家應該同樣負有啟發社會大眾、追求社會正義的使命。然而，一般的僧侶，非但沒有社會改革的認識與理想，連求其自身應有的學識與操守都不可得，再加以帝國主義的殖民統治，使得台灣的佛教更加萎靡不振。所以，林秋梧慨乎言之——

然而今日之僧伽，岐於禪講之論，混於頓漸之辯，少投機、執斷常。



於是乎，偏袒帝國主義之野禿疊出，助長厭世消極之枯禪叢生，而大乘佛法，則為之不振矣！若夫我台僧伽，即匪特盡其職者殆無，問其如何為僧伽應盡之天職，如何可解放島內弱少於鞭笞之下，亦多叉手瞠目不之所以對。「高等乞丐」之嘉名特錫，「寄生害蟲」之徽號頻來，是亦非無謂也。余每與吾師及諸同志，語至於此，未嘗不嘆息悲痛，而引以自警也。

對於有「高等乞丐」與「寄生害蟲」之徽號的台灣佛教界的落伍與頹風，林秋梧除了悲痛嘆息之外，乃憤而振筆疾呼，提出一連串革命性的批判與反省：

1、反對迷信神怪

台灣民眾向來的迷信與雜信是很厲害的，林秋梧對於那種「雞母屎半烏白——大似台灣佛教徒之雜信」有著極淋漓的指陳——

……人家說城隍爺靈感，他便追從人家去夯枷畫面，跟在神轎後行遍市街，浪費許多金錢、時間；聽說媽祖就拜媽祖；聽說大道公就拜大道公；聽說有應公、土地公、松樹公、石頭公，他便去拜有應公、土地公、石頭公。明明是多神主義的道教信者，而他偏要冒名為佛教徒。佛教說不得占相吉凶(見「遺教經」)，而他卻竟然連造廁池也要擇日卜卦。佛教禁止咒術仙藥(同前)，而自稱佛教徒的，卻慣燒符念咒，說可醫人疾病。他們一班中有什麼柴先、鐵先、狗先、厚仔先、不黨先等等的稱呼者，正是證明著其背教的行為。

林秋梧不但對冒佛教之名的雜教開刀，而且更不保留地為「阿彌陀佛」拆假面。他說——

阿彌陀佛是世尊為開導下根智的人們假說的理想佛，非事實的人物，是屬於空洞的。後世的僧侶不知世尊的真意，拘執經文便以為真有西方極樂國，真有阿彌陀佛在救濟一切眾生。於是想〔要〕他救濟的人，便大聲疾呼地叫起他的名號起來。然而，阿彌陀佛究竟是沒有的，任你叫到喉破舌爛，總叫不出他的影子來。



2、呼籲僧侶要走入社會、了解時潮

對於一些只會唸經、化緣，卻對於當前社會周遭的現狀不聞不問的僧侶，林秋梧頗不以為然。他說——

當布教的僧侶，若不明白時代的潮流、人文的進化，不知道現代社會的組織有沒有缺陷？對於民眾的要求，不問其如何馬耳東風，而一面逢人便勸說其無理解的念佛和消極的持齋；偶上講台，則敷演〔衍〕那莫須有的因果報應，混說荒唐無稽的鬼話，把大乘佛法置之腦後，視受過科學教育的現代人為末法眾生；不想力求學問，只管修飾外觀，而強欲維持其將崩潰的生活。如此，不但不能利人利己，反要被人家拿在打倒之列，阻害佛化的進展沒有更甚於此。總而言之，現在我們想宏揚佛法，必須先著眼到社會的思潮，要認識社會的思潮如何，便要俱有超人的見識。有超人的見識，才能夠達到弘法利生的目的。

3、反對死守戒律、拘泥形式

由於一般僧侶的學識貧乏，所以死抱著一些形式上的戒律不放，故步自封。視僧尼禁慾為天經地義。林秋梧對於這種死守戒律、圖吞教條的傳統，作了近乎叛逆的解釋。

他大膽地呼籲營養不良的和尚們，安心地去吃肉無妨。他在詼諧的題目〈和尚吃火腿〉一文中，引經據典說：「和尚吃火腿，雖然有點奢侈，卻沒有犯戒」「釋迦老子為了營養不良的弟子們未嘗不叫他們自由吃吃魚肉。」對於僧尼的婚姻問題，他也與他的老師忽滑谷快天一樣見解，認為「獨身與結婚是任憑僧尼的把握如何而決定，完全屬於私事。」因此，他也以聳動的題目〈從僧尼禁慾說到烏狗的出現〉為文，明白告訴一些「老僧亦有貓兒意，不敢人前叫一聲」的和尚們，為了「擁護自己性生活的生命線，而唾破其『不敢人前叫一聲』的假面具，大膽地出來提倡僧尼實行正式的結婚。」

林秋梧對於死守戒律、執著經文，「沒曉得食雞」的「贛佛」，挖苦他們說——



「不精佛法，唯知食菜〔素食〕者，當謂『牛戒外道』，因牛只喫草故。島內之行牛戒外道者，何其多哉！」

4、痛詆阿諛諂媚、趨炎附勢之風

在當時死守戒律、思想落伍的台灣佛教界中，阿諛諂媚之功，卻又不落人後。林秋梧亦經常借機會加以嘲諷。例如，他在解釋佛經中的「狗心」一詞時，說——

本島僧伽中，有受內地人〔日本人〕布教師封為布教員或布教師者，始則隨喜流淚，繼而趾高氣揚。其心即謂狗心歟。

佛教說不可結好貴人親厚嫖慢(「遺教經」)，而近來有所謂維新寺廟齋堂，無論大小，凡有祭典，便想招待高官顯紳。招待二字對於一般人士皆可適用，何獨〔非〕高官顯紳不可？不過要知道『腳踏馬屎憑官氣』的宗教形式不是真正的佛教典禮。不但如此，凡為宗教家者，需具有指導官紳的氣魄，才算得是真實不虛的宗教家……。

李筱峰，1991，”宗教改革與社會運動”，《台灣革命僧—林秋梧》，望春風文化，台北，pp.104-110。

佛教進入中國之後，加上帝國愚民思想與道教巧妙結合，成為一種可怕的思想麻醉工具，而有利皇帝的統治。

佛教自入中國以來，混入道教色彩極為濃厚，故寺院與道觀無異，儼如「神像百貨店」一般，牛頭馬面，無奇不有，社會人以為偶像崇拜，良有以焉。開元寺彌勒店西堂原奉駐生娘娘，並十二照母，因係道教之神，寺執事以來歷不明，不合佛教精神，故乘此番重修該殿時，將十二婆者全部拆毀，註生娘娘移置於西廊偏室，待後日再為處置。是亦台灣佛教改革史上可特筆之快事也。

李筱峰，1991，”宗教改革與社會運動”，《台灣革命僧—林秋梧》，望春風文化，台北，p.111。



林秋梧所從事的宗教運動中，以一九二九年七月起連續舉行三年的「反對中元普度」的運動最具特色與規模。因此，本書將之列入專節討論。



一九二九年七月，屬於「台灣民眾黨台南支部」的外圍組織之一的「赤崁勞動青年會」，發啟了一項「反對中元普度」的運動，目的在破除迷信。他們舉辦演講、發表宣言。第一年的「反對普度宣言」由莊松林(林氏的摯友同志)所撰。宣言中指出普度「是封建社會的遺物，是封建時代的諸侯為保持其地位，利用那些不自覺的僧侶，瞎倡出來的一種勾當」「普度是一種的迷信，在現代科學昌明的社會早已失去了他存在的意義了」。

為了解釋「這種荒唐的中元節為什麼在中國會那樣的普遍？」林秋梧考察佛教最盛的時代——由六朝至李唐——的社會狀態及經濟狀態，而後指出：



在那壓迫層層之下，當日的百姓所以還耽溺於迷信者：

(1)是他們下階層的人們不能認清自己的力量，只想依靠神明來解決自己的痛苦。

(2)是支配階級為防止被搾取階級的 xx，以維持自己的特權。所以秘密或公然去鼓吹百姓信奉鬼神。

中國的中元節現在除了幾個地方在每年的七月十五日舉行祭祀而外，別的地方都是寂寞不聞了。獨漳泉兩州現在猶熾，不但如此，這兩地方的所謂普度又是整個月間繼續胡鬧著的。而我們台灣的同胞中許許多多是繼承著這個「南人尚鬼」的遺傳性，每年到了舊曆七月就花費了巨款的錢財，虛擲了許多寶貴的時間，用著莫大的犧牲，說什麼要體佛的教旨大發慈悲濟渡陰間一切無所寄託的餓鬼，孝敬「好兄弟仔」。且以為自己也是個熱心虔敬的佛教徒。這種的態度真是可笑又可憐得很了。

李筱峰，1991，”宗教改革與社會運動”，《台灣革命僧－林秋梧》，望春風文化，台北，pp.112-114。

空洞虛幻的「西方淨土」與「天堂極樂」，或所謂「大同世界」與「烏托邦」，做為詩情畫意則可，不必寄情於如是境界，因為此「境界」是「福報幻境」，活在當下、看清世情，修煉以增長智慧、克服世間的不平等，加強人權與實踐公義的人性力量，才是修行。

在林秋梧的筆下，孔子的大同世界、佛教的極樂淨土，都成為他理想中「為公忘私」的共產社會了。於此，我們可以想見這位三〇年代左右的左翼青年的浪漫美麗的憧憬。特別是，他曾經在一篇〈馬克斯進文廟〉的文章中，很巧妙地以馬克斯進孔廟與孔子對話的方式，將禮運大同篇的思想拿來和馬克斯理念相提並論，並進而引介馬克斯思想。文中，他安排馬克斯回答孔子的話，說：

你問我的理想的世界嗎？好啊！好啊！你真問得好！有許多人都把我當成個物質主義者，他們多以為我是禽獸，我是只曉得吃飯，我是沒有理想的人。其實我正如你所問的一樣，我是有一個至高至遠的理



想的世界，我怕是一個頂理想的理想家呢。我的理想的世界，是我們生存在這裡面，萬人要能和一人一樣自由平等地發展他們的才能，人人都各能盡力做事而不望報酬，人人都能得生存的保障而無饑寒的憂慮。這就是我所謂「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 xx 社會〔按：日治時代「共產」二字甚為敏感，故以 xx 取代〕。這樣的社會能如是實現了的時候，那豈不是在地上建築了一座天國嗎？

文中林秋梧安排孔子回答馬克斯說：「你這個理想社會，和我的大同世界竟是不謀而合。」雖然林秋梧安排這個馬、孔對話，將孔子的大同世界與馬克斯的共產社會相比附。但緊接其下的對話，他又將兩者比較出差異，並藉以引介馬克斯的理想。文中說：

……但是馬克斯卻很鎮靜，他好像沒有把孔子這段話看得怎麼重要的一樣。孔子在他眼中，這時候，頂多怕只是一個「空想的社會主義者」罷？所以他又好像站在講壇上演說的一樣，自己又說起他的道理來。

我的理想和有些空想家不同，我的理想不是虛構出來的，我先從歷史上說明社會的產業有逐漸增殖之可能，其次是逐漸增殖的財產逐漸集中於少數人之手中，於是使社會出來貧乏病來，社會上的爭鬥便永無寧日。

這段話，朗然已經出現「階級鬥爭」的影子。在文章中，林秋梧安排孔子回話中：「我從前也早就說過『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的呀！」但接下，馬克斯又在文中被林秋梧安排作如下的論辯：

不對！不對！你和我的見解終竟是兩樣，我是患寡且患不均、患貧且患不安的。你要曉得，寡了便均不起來，貧了便是不安起來。所以，我對於私 x 的集中雖是反對，對於產業的增殖卻不惟不敢反對，而且還極力提倡。所以我們一方面用莫大的力量去剝奪私人的 XX，而同時也要以莫大的力量來增殖社會的產業。要產業增進了，大家有共享的可能，然後大家才能安心一意地平等無私地發展自己的本能和個性。這力量的原動力不消說是贊成廢除 XX 的人們，也可以說是無產的人



們。而這力量的形式起初是以國家為單位，進而至於國際。這樣進行起去（來）大家於物質上精神上，均能充分的滿足各自的要求、人類的生存然後才能得到最高的幸福。所以我的理想是有一定的步驟、有堅確的實證的。

林秋梧所設計編造的馬克斯與孔子的對話，因次號的雜誌已失佚不存，無法確知其後的發展，但從以上所引的對話，正足以反映三〇年代左右的左翼青年嚮往馬克斯思想之一斑。

在日治下台灣的各社會運動陣營中，有路線上的分歧。其中，採取階級鬥爭與否，成為區別路線的重要準據之一。

李筱峰，1991，”社會主義思想與解放的佛學”，《台灣革命僧—林秋梧》，望春風文化，台北，pp.157-160。



1929/6/9 刊載於《台灣民報》的林秋梧文章〈唯物論者所指摘的歷史上宗教所演的主角（七）〉（框選處）。（李筱峰提供）



林秋梧認為階級鬥爭，於人權平等的宗教，啟蒙研究，或可施行，但是發現人性好鬥與馬克斯理論無法融合，往往會造成浩劫，他覺悟到人生的價值在於信仰的實踐。

從以上所引，我們發現林秋梧對於階級鬥爭，是抱持正面而肯定的態度。然而，即使他肯定階級鬥爭的正面意義，但是，卻不認為階級鬥爭是「放諸四海而皆可行」。這從他認同孫文的對階級鬥爭的態度可以得知。林秋梧說：

階級和階級鬥爭的概念明白了後，應當斟酌的，就是在於去就取捨，即決定階級鬥爭結局可行不可行的問題。孫文在三民主義中，曾說道：「……在不均的社會，當然可用馬克斯的辦法，提倡階級鬥爭，去打平他，但在中國實業尚未發達的時候，馬克斯的階級鬥爭無產專政，使用不著。所以我們今日師馬克斯之意則可，用馬克斯之法則不可。」這樣看來，階級鬥爭是因時機與國度的關係上，有可行不可行的分別。這個斷定，想也未必無理。

再者，對於階級鬥爭的方法，林秋梧反對兵革刀槍的流血武裝慘鬥，而主張以「無抵抗的大抵抗主義」為原理。他說：

佛教叫人家去建設現世淨土的時候，……卻不用他動人為的力量，藉禮儀刑法的拘束，強制的把大眾拿來改頭換面；(而是)專以穩健的步驟、熱烈的態度，在日常生活中，喚醒人類本來的面目，鼓吹他們潛在的力量即信仰。戴天仇說：「信仰的生活，是個人和社會的進步團結最大的機能，總理說主義是『信仰』，就是很明顯地說明冷靜的理知不化為熱烈的感情時，絕不生力量」。實在不錯！我們要知道「只有信仰，才能夠永生，只有信仰，才能夠合眾。」「一個民族，如果失卻了信仰力，任何主義，都不能救他起來」……〔中略〕……要之，對於階級鬥爭的佛教之態度，始終一貫，是站在無我即大我的境地，以擁護無產大眾，解放被搾取階級為目標，其所採的方法，則排兵革刀槍的暴力行為，專以無抵抗的大抵抗主義為原理。這與現在一般主義者所唱的激烈手段比較起來，實在可謂天淵之差了。



李筱峰，1991，”社會主義思想與解放的佛學”，《台灣革命僧－林秋梧》，望春風文化，台北，pp.164-165。

林秋梧這位台灣大菩薩，終其一生的行為，在完成台灣人自覺的活動與建立台灣人的台灣自主性，其生命中歷經貧乏、痛苦與自我鍛煉到佛教信仰，終於發現真理。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滿州事變(瀋陽事變)爆發，林秋梧觀察這場帝國主義的侵略行徑，有利用宗教的明顯蹟象，故發表了〈滿州事變之宗教〉一文，明白指摘各列強國家派在外國的傳教師，幾乎都身兼該國的間諜，成為帝國主義侵略的前衛。日本在滿州的活動，也透過宗教(佛教)掌握滿州人信徒，利用宗教收攬人心，慰問在滿日軍。林秋梧以滿州事變的實例，具體地突顯宗教在政治面前的御用性，為他先前所介紹的「唯物論者所指摘的歷史上宗教所演的主角」，提供了具體的例證。



林秋梧著《真心直說白話注解》書籍。
(李筱峰提供)

顯然地，林秋梧積極強調建立佛教的自主性，以及它對現世世界的精神貢獻，而不在乎是否能提供人類來世的往生極樂。他甚至為文質疑：「佛教是宗教嗎？」

李筱峰，1991，”社會主義思想與解放的佛學”，《台灣革命僧－林秋梧》，望春風文化，台北，p.170。



林秋梧所推崇的大乘佛教，最終目的在於普渡眾生。要普渡眾生往何處去？他認為，不是要往未可知的「來世」去，也不是往虛無飄渺的「天堂」去，而是在此時此代、斯土斯地，建立一個民生樂利的世界。他說：

所謂西方極樂國土，亦是一個很曖昧的地方。所以淨土門所主張的信仰，可以把他當做一種教化方便，但絕不是祖門的正信。

一切人類能無眾苦，但受諸樂，則此土天堂也；不然，強食弱肉，分配不均，長此以往，地獄現前矣！豈真天上有天堂，而地下有地獄乎？

諸君！別焦急！事實已經提示我們了。先覺說：「婆娑即淨土，此方即西方」，極樂世界不是踏破鐵靴就可覓得的，也不是一種的烏托邦(Utopia)一片的觀念。是有心人，精進者、革命家(不是謀叛者)個個都容易得到的地方。最捷徑的，就是省識時勢，順應天人，鼓起四大弘願的大勇氣，站在四百萬大眾的前隊，把台灣島內有形無形一切魑魅魍魎，消除盡淨的光明大路。……怎能偏重來世的淨土，而忽略現實的台灣？

這種不講「來世」，專重現世的宗教觀，是林秋梧宗教思想的一個核心。源於這個重現世的思想，他認為「省識時潮」才是「最上禪」，所以——

出家何必入山中，今古時潮盡不同。

悟到婆娑即淨土，降魔伏怪樂無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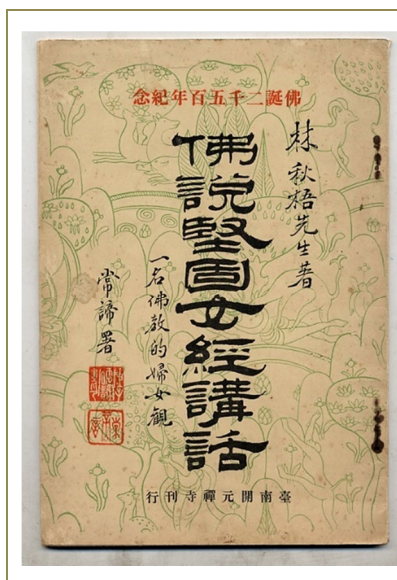
李筱峰，1991，”社會主義思想與解放的佛學”，《台灣革命僧—林秋梧》，望春風文化，台北，pp.172-173。

在當時敢質疑佛教，是一件非常勇敢的行動，他的理論很新潮，卻是講實力、真實踐、有中心信仰，現在談自主建國，台灣人最需要 228 台灣神的建國信仰。



在林秋梧的解放的佛學觀裏，有相當強烈的抗爭意識。「願同弱少鬥強權」的濟弱扶傾的性格，不僅是他人格特質的一部分，也是他佛學思想的重要內涵。基於這種意識，在面對帝國主義的殖民統治時，他站在被壓迫民族的立場；同樣，在面對兩性關係時，他也順理成章成為一名主張婦女解放、男女平等的人。在佛教的經典中，有許多是排斥女性的，有些經典更寫明女子不能成佛。但是林秋梧卻挑了一部不到三千字，但他認為是「一部最尊貴的解放婦女的經典」——《堅固女經》——來討論，著成《佛說堅固女經講話》一書，茲引一段他解經的釋文，以明其旨：

……女子也要有凌駕男子的志氣。至少也當抱有男子平等的覺悟，才能應赴〔付〕現代社會的生活，才能活動於非常時。不然竊想「三從」的生活：在家依靠父母、出嫁依靠丈夫、夫死依靠兒子，假使她能得如願，也不過像鐵檻內的動物一樣，哪有自由的世界、廣闊的天地，可以逍遙自在？且這樣的生活也非人生的真目的。堅固女說要自知自覺，就是表示脫離依靠「他方」的生活樣式。



林秋梧先生著《佛說堅固女講話》，
一名佛教的婦女觀。
(李筱峰提供)



不論是受男性中心主義所宰制的婦女，或是受帝國主義殖民統治的弱小民族，或是在資本主義下廉售勞力的工農大眾，林秋梧都為這些弱勢者提出一個自知自覺，不靠他力的奮鬥途徑。林秋梧耽心弱勢者們陷於「因果命定論」中聽天由命，成為厭世悲觀。因此林秋梧提倡「不信一切有為因果」，闡明佛教祖門獨特的因果律。

李筱峰，1991，”社會主義思想與解放的佛學”，《台灣革命僧－林秋梧》，望春風文化，台北，pp.175-176。

後言：

書名雖然稱之為「台灣人革命僧－林秋梧」，但是短短的生命，覺悟出信仰的大道理，可以啟發後生來追隨與效法，這種人就是台灣神，新世界的作為，就是各宗教或宗派大融合，彼此間互相尊重，但是不合乎「宗教精神」的地方，必須虛心改革，宗教無聊又冗長的儀式與虛偽的包裝，皆不可取。

宗教談的是真理，透過宗教修煉，是為了勇於為自由、人權、公義、公理犧牲奉獻，凡宗教所稱謂的不同名稱，只是各宗教的自創區隔。

我個人為了生命的意義，皈依許多不同宗教，但是沒有一個宗教可以令我心服，這個人認為，凡台灣人要建國，不論您信了什麼宗教或是教派，其覺醒的終點，不在於儀式或是名相，而在於能夠達到「信仰」的地步，超越宗教的自限。

我的真言，就是「信仰建國 228」「追思感恩台灣神」，台灣人必須尊重在台灣的先人，廣義的說：家中的公媽，有了您這位 228 信仰的修持，祂們就是台灣神，您亦是台灣神的候選者。



大地報導【李筱峰教授參訪聖山專集】1：

李筱峰教授 參訪聖山花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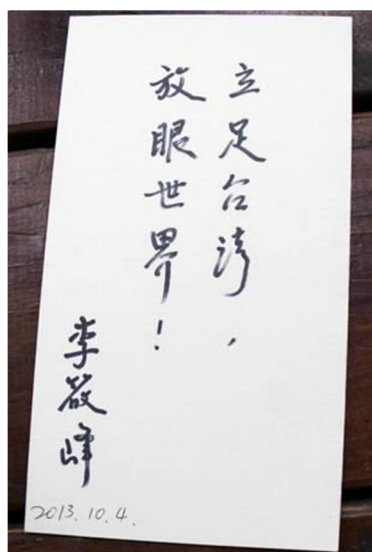
2013-10-4



李筱峰教授特別撥空走一趟聖山，感受志工們的熱情，除了贈與最新的大作《台灣史 101 問》，也體驗聖山豐富的生態環境。

尤其是李教授在「下願池」（台語）許願，丟擲出一枚銅板硬幣時，趴在荷葉邊的赤腹蛙，看著李教授丟擲硬幣入池時，立即發出「哥哥」聲回應，讓志工嘖嘖稱奇。

李筱峰教授並於「228 自由鐘」許下「世界和平」、「台灣人的國家永久萬世」兩大心願。



寫下的「立足台灣，放眼世界！」
的許願卡。



致贈當時（2013 年）出版的新書《台灣史 101
問》。



大地報導【李筱峰教授參訪聖山專集】2：

李筱峰教授 談個人一生追求的理念價值

2013-10-4



在視廳教室接受訪問。

我個人從小到大就很好打抱不平，看到不公平的事，都無法容忍，最早的回憶，記得幼稚園的時候看到大孩子在欺負小小的孩子時，不管自己也很瘦弱，會大聲苛責對方，結果我反而被推倒，我回想我怎麼有那種膽，應該說是一個性格，這種個性讓我對不平等很不高興，看到大欺小我會很不高興的性格。

長大後這種個性一直延續，我不知道我這樣的性格是怎樣來的，所以我看到社會不公平我不能容忍，像小時候一樣很喜歡打抱不平，漸漸長大後我還有一個性格，就我看到弱勢者或著貧窮人，我會很難過，回想我小時候，我家環境不錯，我父親在銀行當職行員，我媽媽是小學教員，我家厝邊的人生活都很不好，他們煮蕃薯籤，我家煮白米飯，他們來我家玩，看到我們家有白米飯可



吃很羨慕，我不知道，就添白米飯給他們吃，他們很高興，後來就用白米飯和他們換蕃薯籤，我覺得蕃薯籤也很好吃，他高興我也很高興。



神殿區喝茶閒聊。

有一次我裝一碗白飯由廚房的後門偷跑出去要跟隔壁的小孩交換，被我阿嬤看到，想說慘了，穩被阿嬤罵，阿嬤問我你要做什麼？我說我要用白飯跟鄰居換蕃薯籤，阿嬤卻說要換就要裝大碗的白飯，怎麼裝這麼小碗，我聽了很高興，非但沒給人罵，還被嫌裝這麼小碗，我說這個例子是說我阿嬤是個很慈悲的人，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受她影響，從小我就同情弱小，是我的心理態度。像我小學五六年級帶飯去學校，我們班上有人沒飯可以吃，我會說你跟我一起吃，所以我會去準備一雙筷子，我有自己的筷子，這樣他吃一邊我吃另外一邊，一起吃午餐。從小也沒有同情人的想法，我根本沒有這樣的想法，我自然覺得他們很可憐，我要幫忙他們，從幫忙中我得到一種快樂。

這種性格慢慢長大後，經過理性思維後我覺得這個社會不公平我不能容忍，這個不容忍再進一步分析我的中心思想是什麼？平等、



自由、民主、人權這種的東西就是要達成社會的平等的一個價值，等到後來讀比較多書後整理自己的思想後，我覺得要強調民主、自由、人權、法治這不用講，另外的就是慈悲和人道，這是我們生活中或者生命中所追求的一個目標，所以若要簡單的說，就是我成長的背景有這樣的因素在裡面，我不避諱說我是自吹自擂，吹這個有什麼不好？我們就是普遍要建立這樣的價值，所以把慈悲、人道、人權的概念化為不只台灣而是全世界的普世價值，這是我們要奮鬥的目標。



在下願池許願。



在鐘樓區響鐘、祈願。



大地相關報導【李筱峰教授參訪聖山專集】3：

李筱峰教授 談台灣未來努力的方向

2013-10-4



考慮世界的局勢，政治的現實與理想沒辦法永遠相符，我們有我們的理想，但作法有策略考量，台灣未來所面對的是什麼，最大的問題就是有人對我們領土有野心，要把我們併吞，要把我們併吞的國家是個沒人權、沒民主、沒法治、沒自由的國家；如果那個國家是民主、自由、人權、法治的國家，那我們就不用怕，若說美國要把我們併吞，大家不會太害怕，日本要跟我們做她的一省，大家也不會怕，問題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他是全世界公認最沒自由的國家，他要把我們併吞我們才會怕嘛！

要避免中國併吞成立一個新的國家是很多人的願望，但是要怎樣做？要怎樣做不是用喊的，標舉台灣獨立建國，我覺得要用口號



去標舉是沒意義啦，也許讓人有個目標，但我覺得要怎麼做是比較重要的，方法是很多的，當然包括選舉拿到政權，人民普遍的覺醒，喚起人民普遍的覺醒我們才能拿到政權，拿到政權後要怎樣維持我們的政權以及這政權要怎樣走入世界是一個學問，這個學問是不是要用直走還是用迂迴方式走，這就要大家去研究，這是對台灣和以後主政者的一個考驗，所以如果我們台灣拿到自己的政權後，要怎樣在國際社會站出去的方法，可再檢討，這方法不是單一的，政治跟過去考大專聯考是相同的，你不可以只有一個志願，你可以有很多的志願。



聖山健康蔬食餐。



路過草屯坪頂的大神木（樟樹）。

所以說到這裡我拿兩岸關係來看，以台海兩邊的關係來看，我第一志願就是說我要建立台灣共和國，那邊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兩邊合好，兄弟之邦，這是最好的理想，但人家不一定要這樣，而且要建立台灣共和國，內部有些人受”那種教育”很深，接受不來，內部不能接受很多問題就來了，所以你的第一志願很好，但是萬一第一志願做不到怎麼辦？你可能要換另外一個方法，比如說中華台灣什麼國、中華台灣民主國、中華台灣共和國，這就是說台灣名字在，但是中華兩個字保留，安撫內部沒有”中華”會



死的那些人，好，那就肯定”中華”在文化跟歷史的意義上跟中華有關，可是現在是台灣，我尊重你的中華，你尊重我的台灣，這是並存，以國名來說這是第二志願。



聖碑。

第三志願就是維持現狀起碼中華民國沒有被北京吃掉，這是以國名的志願來說，若是國體跟兩岸關係的方式，獨立國家的存在當然第一志願，萬一不行的話還有第二志願，比如說聯盟，用聯盟的方式，像我們台灣、你中國我們用聯盟，取得對方的了解，我們在修辭上可稱一中聯盟，一中聯盟就像阿拉伯聯盟，阿拉伯聯盟有 10 幾個國家，大家都各自獨立，組織一個比較大又鬆散的國際關係聯盟，我們可以建立中華聯盟，你讓我台灣一起加入聯合國，那我們組成一個中華聯盟，這可不可行，我說不一定不可行，因為我曾這樣說出，甚至於我和彭教授（彭明敏）有透露出這樣的訊息，結果北京有些學者聽到了，要我去講看看，所以表示他們內部已經有正面回應了，所以這就是第二個志願，也非不行。

你在困難的第一志願不能談那就談第二志願，第二志願又不行那談第三志願，第三志願是邦聯，邦聯還是維持你獨立的狀態，還



是一個方法，接下來就慢慢不太可能了，你說聯邦？用聯邦，主權就消失了，所以你有個底限，底限之上你有幾個步驟或幾個志願，這個志願是第一志願做不到，我們就做第二志願，我覺得政治是這樣一個妥協的方式，也許第二志願可以後也能轉回第一志願，用這種方式去思考台灣問題，能化解不必要的敵對，我覺得是很重要的，這就是我對台灣以後要如何發展的一個思考。



認識我們



taiwantt.org.tw

一、台灣大地文教基金會



「台灣神信仰」是一項進行中的社會運動，獨特性在於強調公義和台灣主體文化內涵。

由戰後嬰兒潮出生的世代楊緒東醫師於 1996 年創辦，宗旨在於推廣自由、民主、人權的普世價值，並聚焦於推行台灣的文化與教育。

2004 年開始推廣「台灣人拜台灣神」社運動，背後的精神意義有：一、歷史傳承的內涵；二、獨立建國的信念；三、實踐理想的意志。主張簡言之，即是追求台灣成為一個獨立的國家。

運動以 228 做為代表性的抵抗符碼，透過 59 位台灣神典範所歷經的時代背景、面臨的問題、事蹟與貢獻，做為認識台灣歷史的活教材，建立台灣人的自信心與自立的勇氣，深耕文化基礎。目的在：一、重建台灣人的歷史傳承。二、傳遞台灣人的歷史經驗。三、肯定台灣人的歷史成就。

推動方式是運用台灣傳統信仰祭祀禮拜的習俗，強調信仰的神聖性，第一階段從 2004-2010 年，運用社會運動方式宣揚台灣神的事蹟，以做為記憶的召喚。第二階段由 2007 年底至今，建設「台灣聖山－生態教育園區」的信仰根據地，以扮演記憶場域中界（連結、喚起記憶）的功能，透過莊嚴的儀式來強化 228 台灣神的神聖性。2014 年開始以出版書籍的社會運動方式，用傳道的精神與台灣社會互動。



二、台灣聖山－生態教育園區



<https://goo.gl/X4oxgtu>



園區位於南投縣草屯鎮匏仔寮，自 2007 年底開始建置，是一個以信仰為出發點的紀念場域，是奉祀為台灣犧牲奉獻的先烈先賢之地，以教育、歷史傳承為核心訴求。期望從這個園區出發，學習教科書沒有教的事，從最簡單的生活周遭環境開始，以最基本的鄉土單位著手而往外擴的同心圓方式學習。

園區景點・大略

由於聖山景點眾多，在此呈現的路線為入口處到制高點，沿途景物依序介紹。



民主廣場碑林區（12 座）



民主廣場碑林區（部份）

聖山自 2010 年開始在園區舉辦 228 追思活動，追思台灣神的犧牲奉獻，喚起台灣人的民主意識。2013 年開始，舉辦各類的紀念活動，除了把園區當成教育場所，更舉辦象徵性的儀式，強調儀式的文化現象，及其背後保存記憶的莊嚴性與文化抵抗，以台灣主體的觀點來詮釋歷史事件與創造新的意義。

「民主廣場」的碑林區，現有 12 座紀念碑，以宣揚先賢先烈的事蹟與精神。

蔡同榮博士紀念碑（2015 年 1 月）

張炎憲教授紀念碑（2015 年 2 月）

圖博英雄塔（2015 年 3 月）

慰靈碑（2015 年 4 月）

鄭評烈士紀念碑（2015 年 4 月）

許昭榮烈士紀念碑（2015 年 7 月）

台灣無名戰士紀念碑（2015 年 7 月）

反中國殖民教育的少年先行者——林冠華紀念碑
（2015 年 9 月）

鄭正煜老師紀念碑（2015 年 10 月）

人權救援先鋒——梅心怡（Lynn Miles）紀念碑
（2016 年 2 月）

台獨啟蒙者——廖文毅追思碑（2016 年 5 月）

台灣烈士謝雪紅追思紀念碑（2016 年 9 月）



教堂區

聖山自 2010 年開始舉辦 228 等相關紀念活動，在長者腳程可及的第一層路線，展示歷年的活動照片，使訪客對聖山過往活動有概略認知。

此處有沉思與祈禱的教堂空間。



教堂

自由廣場碑林區（50 座）

為了彰顯台灣民族英雄對台灣民主的貢獻，2017 年建構「自由廣場」，共立 50 座台灣英雄紀念碑，做為民主教育的長久追憶，鞏固台灣民主建國基石。

「月」區塊 10 座

「日」區塊 5 座

「星」區塊 12 座

「未來」區塊 23 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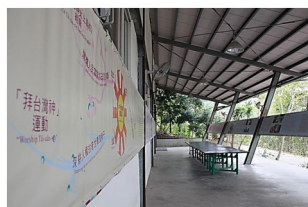
自由廣場碑林區（部份）

請詳見大地網站 <https://goo.gl/X4oxgtu>





教育中心



教育中心及展示資料

以雙語（漢文、英文）方式介紹「台灣神信仰」的推廣歷程，包括信仰的形塑、審議原則、深入人群到簡居山中的推動等，期盼建構當家作主的信仰觀與深耕普世價值的種子。

神社區



台灣神社

2015 年底落成的台灣神社，主要的目的是：為了提振台灣人的「自尊」，為了「教育」，為了「台灣烈士」的追思，為了台灣人民能緊緊台灣國魂，建立此「台灣神社」以彰其德，保留其等「大愛之行」，為台灣續存，獨立、建國，留下「教育」資產。

第一教育走廊



第一教育走廊（第 1 面）

展現台灣民主化過程的歷史，舉凡專制威權統治、反共愛國教育、禁忌年代、受難者故事、打破禁忌、平反歷史等圖文並茂的歷史資料（此區為 2007 年「再見蔣總統反共·民主·台灣路」巡迴展資料，由 228 事件紀念基金會提供）。



第一教育走廊（第 2 面）

另一面呈現的是聖山歷次揭牌活動照片紀實，讓與會者或來不及參加到的訪客，重溫、見證當時感動瞬間。



第二教育走廊

展示戒嚴時期解密的公文資料（此區為 2007 年「再見蔣總統反共・民主・台灣路」巡迴展資料，由 228 事件紀念基金會提供），以及台灣神事蹟摘要。



第二教育走廊

鐘樓區祈願空間（4 座紀念碑）

位於半山腰的鐘樓園區，有高 1.7 公尺、重 800 公斤、狀似日式梵鐘的「228 自由鐘」，搭配一高一低的鐘樓斜屋頂設計，輔佐鐘聲柔和的振動與傳導。響鐘祈願時，低沉渾厚的鐘聲迴盪在天地間，激發台灣民主建國意志。



鐘樓區祈願空間（部份）

此區有 4 座紀念碑，彰顯台灣現代化、建國運動史上不可磨滅的重要一頁。

八田與一工程師紀念碑（2013 年 2 月）

林茂生博士紀念碑（2013 年 8 月）

泰源事件紀念碑（2014 年 5 月）

蘇東啟、蘇洪月嬌紀念碑（2014 年 9 月）



山頂祈禱空間



山頂祈禱空間

位於園區制高點的祈禱空間，是台灣神信仰象徵的重要所在地。2009 年春天，「台灣神聖碑」立碑，天地人的許諾，如同說明文所揭示：「效忠先人保台、護台、建國之精神，承續此等天命，始生至死，為台灣的民主建國而奮鬥」。



228 台灣神聖碑

高聳的台灣神追思牆，由深淺不一的花崗石片砌造，排列成凹凸起落的牆面，其中的起伏與色澤花樣，因陽光照射角度不同，呈現自然的紋理及陰影的變化，代表台灣在民主路上的坎坎坷坷，建國之路不會是一路順遂，也必需要有努力不懈的心理準備。



台灣神追思牆



道在自然－生態點滴



豐碩的生態物種，是園區的另一特色。有些物種的生態習性或棲地環境，需要無污染的大自然或人為干擾較小的棲地，尤其是能提供豐富的食物來源之處。聖山除了符合這些綜合的因素，尊重一草一木，與自然共存的环境態度，並以相信自然之中另有一個世界的「道在自然」，秉持以平常心欣賞萬物、尊重生命，當可以自由來去的動物逐漸現身，顯示生物怡然自得在此生活。

訪客參訪、守護犬生活趣事、廚房媽媽研究新菜色、志工快樂的 WOrking hOliday 等大小事，時常更新於大地官網。



相關書籍



大地自 2014 年開始以出版書籍的社會運動方式，用傳道的精神與台灣社會互動。書中內容與聖山互有關連，能藉由書認識更多元的聖山。

《台灣神信仰—大愛的修行》(2014 年 6 月出版)

《穿透黑暗的天光—與阿扁總統的書信往來》(2014 年 9 月出版)

《送進黑牢的愛心餐—阿扁總統送餐日記》(2014 年 9 月出版)

《台灣民族建國論—與史明相遇在聖山》(2014 年 11 月出版)

《台灣神道—一同修參讀手冊》(2015 年 4 月出版)

《靈體醫學—生命剖析如是我見》(2015 年 9 月出版)

《靈體蛻變—揭開千古之祕》(2015 年 9 月出版)



台灣聖山—生態教育園區 路線圖

南投縣草屯鎮坪頂里股坑巷 30 之 57 號
(舊名匏仔寮, 近南開科技大學)
049-2569645





聖山 附近地標與 GPS 經緯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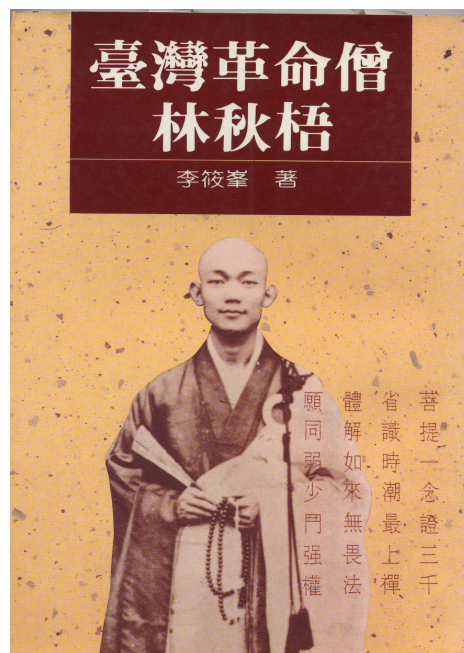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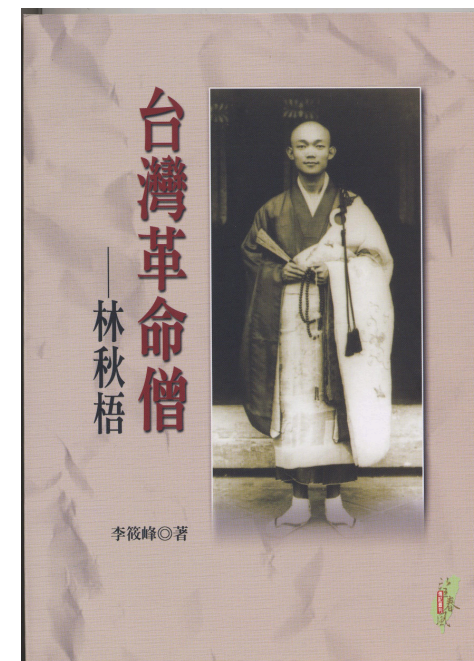
緯度：23.958046

經度：120.715874



李筱峰教授「台灣歷史人物析論」教材

台灣革命僧 林秋梧





1903年（日本明治36年），日本統治台灣的第**8年**，林秋梧出生於台南市的一個貧寒之家。父親是一位水果小販。由於家境清寒，**1917年**（日本大正6年）他的父親勉強讓他讀完**公學校**之後，本不想讓他繼續升學，這對於勤勉好學的林秋梧來說，是人生的一大挫折。後來經由學校老師親自到家裡說服父親，林秋梧才得以繼續升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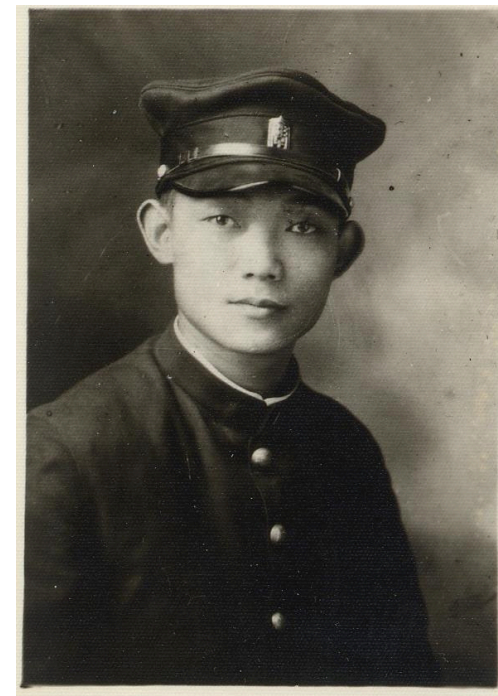


1918年，林秋梧考入了當時少年學子人人歆羨的「**台灣總督府國語學校**」。這所學校在隔年改名叫做「**台北師範學校**」，簡稱「**北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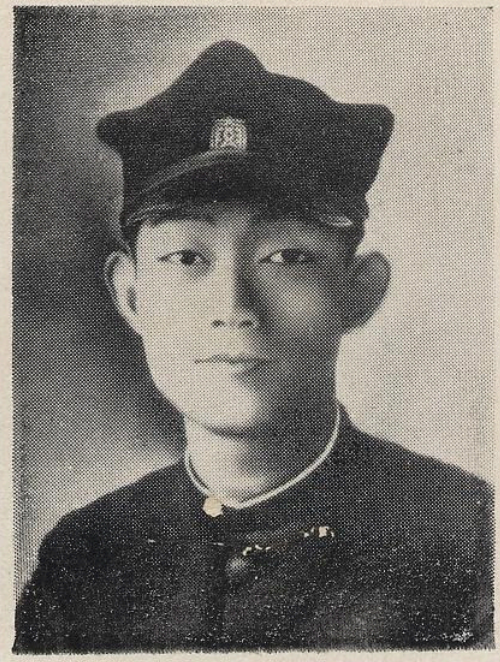
英才薈萃之地

在台北帝國大學創設（**1928年**）之前的二〇年代前期，台灣社會上通稱的「北師」和「北醫」，是台灣島上兩所最著名的最高學府。北師即台北師範，原名「台灣總督府國語學校」；北醫即臺北醫專，原稱「台灣總督府醫學校」。一九一九年，兩所學校分別改制易名為「台北師範學校」及「台北醫學專門學校」，而有上述之通稱。當時這兩所最高學府，是台灣優秀學生薈萃之地。

1924年，《台灣民報》記者「劍如」
（黃呈聰），即將北師和北醫比喻
成英國的劍橋和牛津。



林秋梧攬鏡自照的自畫像



孫中山先生遺像



扶持弱小民族世界平和

反抗帝國主義畢生奮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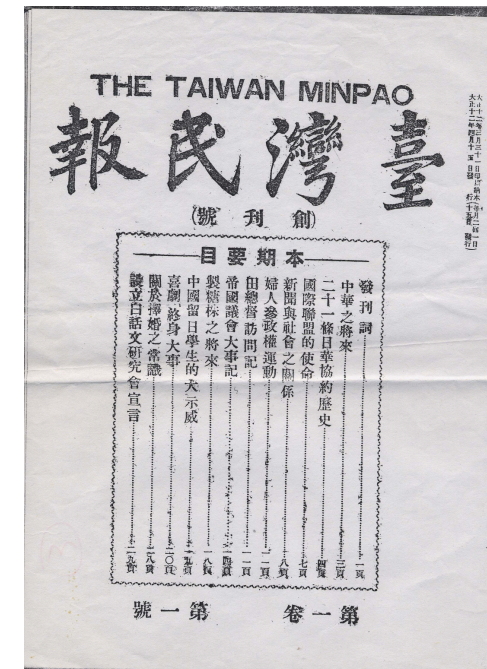
這是林秋梧藏書中的一頁，他選擇了這一頁落印，是有相當的意義的。
頁中的藏書印是林秋梧自己刻的。

匯入時代的潮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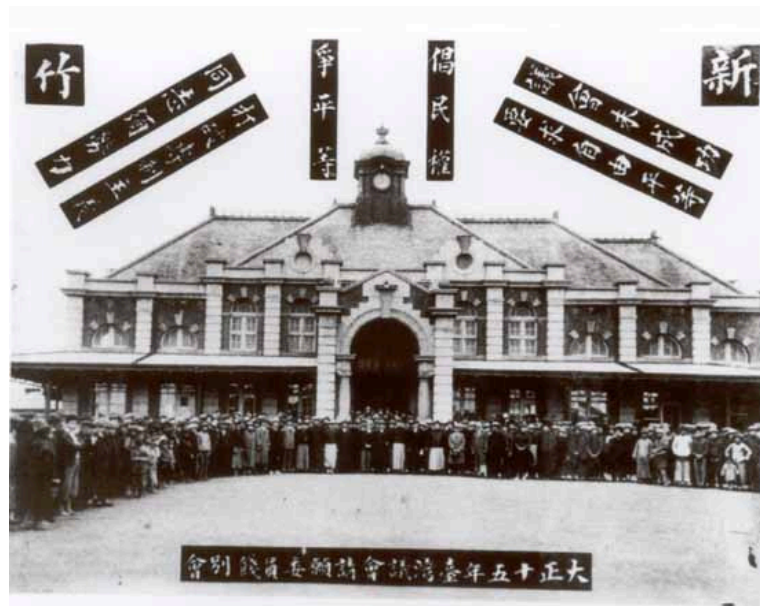


台灣民報被稱為台灣人民的唯一喉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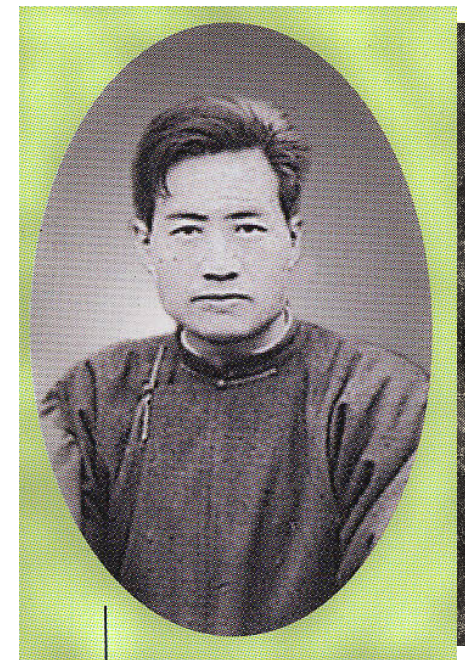


議會設置請願運動





議會運動刺激了正在台北大稻埕開設大安醫院的蔣渭水醫師。他是促成台灣文化協會創立的最關鍵人物。



蔣渭水醫師

台灣文化協會的誕生



在星期假日時，蔣渭水的醫院，或是他經營的春風得意樓，常常聚集一些青年學子，與蔣渭水闊論時局，交換心得。這些青年學生中，以北師和北醫兩校的學生最多。這些青年學生與蔣渭水之間，經常以「同志」互稱。

- 蔣渭水與新交的同志為台灣社會探病投藥，認為「台灣人現在有病了……。台灣人所患的病，是知識的營養不良症，除非服下知識的營養品，是萬萬不能癒的，文化運動是對這病唯一的原因療法，文化協會，就是專門講究並施行原因療法的機關。」

於是，他們終於決定創立「台灣文化協會」，進行文化啟蒙的工作。

台灣文化協會誕生



台灣文化協會於**1921年10月**創立，會員總數**1032名**，會員當中，學生佔**279名**，約佔會員的十分之三。而**279名**學生會員中，**台北師範**的學生就有**136名之多**，幾乎佔了一半。

到了四個月後發生北師學潮時，北師學生加入文協的人數，增至**280餘人**。於此可見台北師範學校學生在台灣民族運動上面的重要角色。

林秋梧加入台灣文化協會

進入台北師範後，林秋梧不滿當時日本統治下的不平現象，暗中聲援林獻堂等人的民族運動，並於課餘時間經常與在大稻埕開設醫院的蔣渭水醫師交遊。「台灣文化協會」成立，林秋梧立即義不容辭加入。

台灣文化協會的活動

讀報社與講習會



夏季學校



文化演講

文化協會的另外一項重要活動是巡迴全島的所謂「文化演講」。文化演講頗受民眾的歡迎，根據統計，1925、26兩年中，在全島各地所舉辦的演講會的聽眾人數，計有23萬多人。這個數目，在當時約300萬的台灣人口當中，比例應不算少數。



電影巡迴隊—美台團



這個揭櫫提高文化的「台灣文化協會」，後來成為民族運動與社會運動的大本營。

而文化協會創會後，首見的立竿見影的效應，要算是四個月後的台北師範學校爆發的學潮！

文化劇



台北師範的學潮

第一次學潮

1922年(大正11年)2月5日下午，台北師範學校學生杜榮輝等數十人在台北東門街派出所前，因靠右行走遭日本警察取締，學生辯稱行人不受靠左之限，而與巡查栗生山發生爭執。傍晚栗生山巡查到校欲將此事通告校方時，台籍學生600多人將該巡查團團圍住，加以指罵，並且有人向其投擲石塊。南警署署長岡野才太郎聞報趕到學校，向學生拔出武士刀示警(故此事件又被稱為「拔刀事件」)，引起更大騷動，南警署聞報後急急增派警察隊到校鎮壓。結果有學生45人被捕。

雖然法律層面不起訴，但是學校方面的處罰勢必不能避免。校方最後分兩梯次發布退學名單，共計15名學生遭勒令退學處分。

45名學生被捕，引起多方關注。文化協會方面的領袖林獻堂、蔣渭水、楊肇嘉等人得知被捕學生中大部分是文協的會員，乃多方設法奔走營救。北師的師長知道學生被捕，也焦急萬分，乃由他們的漢文老師劉克明走訪當時台灣的社會名流辜顯榮、許丙、林熊徵等人，請其出面與台北州知事及其他當局交涉、陳情。被捕學生之家長，也於18日召開父兄大會，向總督及檢察官長提出「嘆願書」(請願書)，請求寬大處理。22日午後，45名被捕學生，終於在松井檢察官長的一席「嚴重戒告」後，被宣佈不起訴處分。

當年的北師校長太田秀穗於學潮發生的14年後，有一段回憶的文字，正可以說明此次學潮的性質。太田說(原文日文)：「大正十一年二月，我正好回內地出差，學校發生台灣人學生對內地警察官無禮情事。為此，我引咎辭職以示負責。不用說，在殖民地內，軍隊和警察官最強，因此警察官與異民族之間在感情上發生衝突的情事，也就勢所難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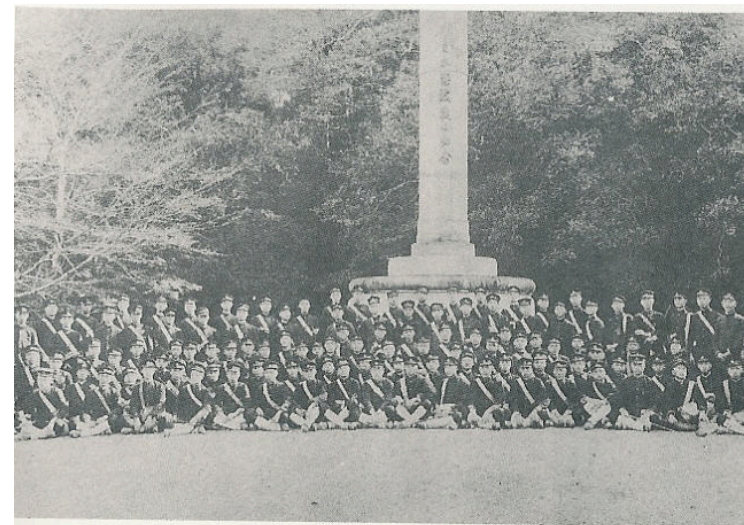


北師校長太田秀穗

這次北師的學潮，引起社會多方討論，親日的《**台南新報**》，以「**師範生暴行**」的標題，報導「某當局者」對此事件的評論，謂（原文日文）：

「此事受世界思潮之影響有之、受自治之影響有之、受台灣議會之影響有之、而最近這些學生當中之一部分人，大唱「**民族自決**」論調，對此次事件造成顯而可見的影響。…」

同報的另一篇文章也指出「近時在京學生不良徒漸多，在島內亦與是徒通氣脈」，所謂「在京學生不良」指的是此時正在東京如火如荼從事民族運動的新民會，鬧學潮的學生乃因受其影響所致



▲ 一九二一年十月，北師應屆畢業生赴日本畢業旅行。對林秋梧而言，這是一次惹禍的旅行。

因台北師範學潮遭退學

- 林秋梧平日在校就經常有批評日本殖民統治的言論，並且經常偷偷閱讀由在東京的**新民會**編印的《**台灣青年**》雜誌，且將之流傳於校內的台籍學生之間。因此，受到學校當局的注目，加入台灣文化協會之後，更引起當局的注意。校方終於利用發生在**1922年（大正11年）**的一次學潮事件，指控林秋梧為學潮首腦之一，在林秋梧即將畢業的前夕，將他勒令退學。

林秋梧退學後，短暫賦閒，

屢遭特務跟蹤騷擾，

謀職受干擾，

於**1922年**秋，赴神戶

就職「玉波貿易商會」

1923年底，秋梧回台南，時值「**治警事件**」

仍遭特務跟蹤騷擾！

潛赴廈門

- **1924**年春，林秋梧潛赴中國，進入廈門大學哲學系，並於廈門附近的集美中學任教。

南普陀

林秋梧

巍峨殿閣又重更，舊渚紅蓮動客情。
來往騷人題不盡，愧儂無句好留名。

送劍淘歸國

勿因話別淚沾襟，客情交情較水深。
故友若逢相問訊，子房猶抱報韓心。

題某僧肖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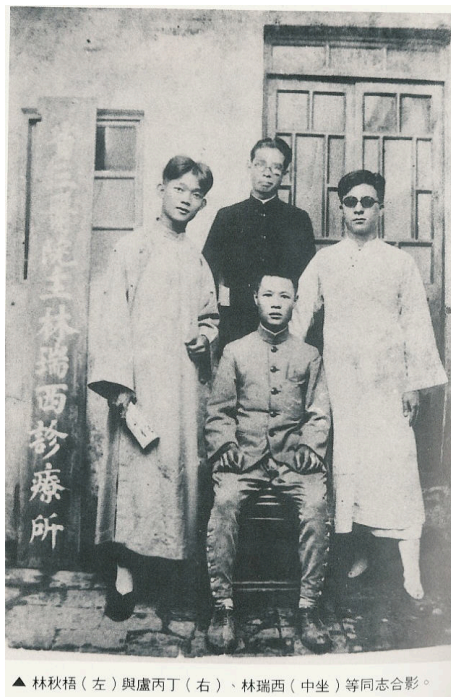
化機獨悟靜中尋，邂逅相逢感不禁。
一向清溪無俗氣，禪關明月照禪心。

丁憂返台

1925年（大正**14**年）在台南故鄉的母親楊安病逝，林秋梧接獲消息，潛返台南丁憂，再度輟學。

投身台灣文化協會的社運

- **1925**年正是台灣文化協會的演講活動熱烈展開的時候，抗日的民族意識日漸高張。林秋梧在辦完母親的後事之後，又立即投入歷史的洪流中，參與文協的演講活動，在鄉間奔走呼號。



▲ 林秋梧（左）與盧丙丁（右）、林瑞西（中坐）等同志合影。



擔任文協電影隊的辯士

- 這一年(1925)秋天，文化協會成立「活動寫真班」，又叫做「美台團」，是一種放映電影的巡迴隊。以社會教育的影片，配合「辯士」（解說員）從旁解說的方式，在各鄉間小鎮巡迴放映、演講，啟迪民智，喚醒民眾。林秋梧應邀擔任美台團電影巡迴隊的辯士，巡迴於中南部的許多鄉鎮之中，很受民眾的歡迎。

去年苗栗郡織本警察課長在苑裡濫用職權，解散宴會，或在通霄強制命令折去歡迎門等情，于今已經過一週年了。該地人士為要紀念該講演會，倡開一週年紀念大講演會，茲述是日的盛況如下：

通霄 七月十一日午後八時起在該地媽祖宮前的大廣庭開會。辯士連溫卿、吳清波、林秋梧諸氏無事的通過、李金鐘、王敏川、王子鶴諸氏被中止。這確是當局的無端取鬧，連那極平穩的地方也被注意或中止，因此場內的手餘人的聽眾異常的不平，一齊的大聲呼喊「橫暴」，而辯士們也很憤慨，閉會後立刻在當場質問監官，臨監官說：「諸位的論點極好，並沒過激之處，惟見民衆激昂，才命中止。」辯士即責其詭辯飾過，那時民衆很靜肅的聽講，無可非難之處，祇因為監官出於無理的中止，才有大聲呼喊「橫暴」，由此看來，足見是夜的中止是絕沒理由的了。

苑裡 七月十二日午後七點半鐘在該地媽祖宮的大庭開講，辯士是胡柳生、連溫卿、吳清波、李金鐘、王敏川、林秋梧、王子鶴諸氏。

為了讓鄉間民眾更有效吸收新知，激發民族意識，文化協會進而成立電影巡迴放映隊。當時文化協會的專務理事**蔡培火**，尤其重視電影對大眾的教育功能。1925年秋，從東京購買社會教育影片十數卷，及電影放映機一部，設立「活動寫真班」也就是電影班，名叫「美台團」，訓練具有教育經驗的青年志士三人，一人專管機器，二人分任辯士（解說員），當時的電影還是默片，所以需要解說員從旁解說。**林秋梧**、**盧丙丁**即是當時美台團裡面著名的辯士。

「美台團」的電影隊最初只有一隊，巡迴放映於當時的台北州及台中州各地，頗得各地民眾歡迎，遂於1926年9月起，又組織第二隊電影隊，巡迴於南部的農村小鄉鎮之間。在當時資訊媒體尚不發達的時代，台灣文化協會巡迴在鄉間的電影隊，受到民間相當熱烈的歡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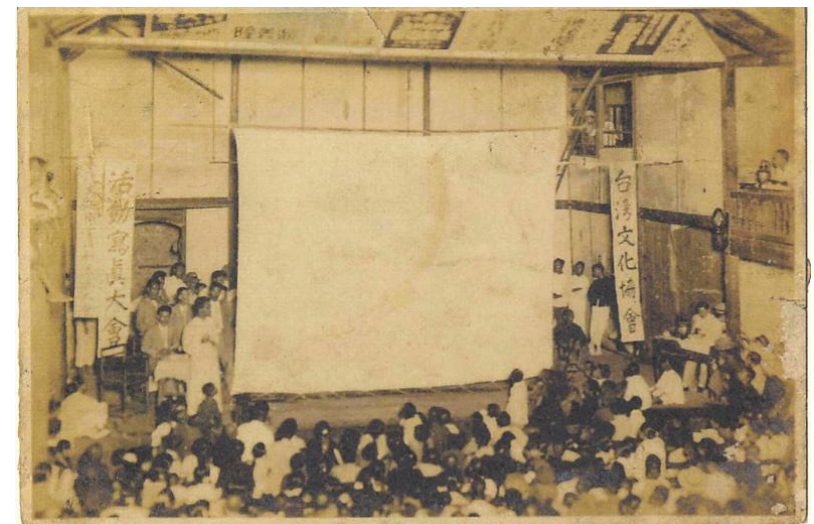


盧丙丁 蔡培火 林獻堂 林幼春 林秋梧

文化協會電影巡迴隊放映影片片名

- 〈丹麥的農耕情況〉〈丹麥之合作事業〉
- 〈犬馬救主〉〈母與其子〉（〈母子愛情〉）
- 〈試探愛情〉〈無人島探〉〈紅十字架〉
- 〈北極的怪獸〉〈武勇〉

其內容皆富社會教育價值：或介紹國外進步的農業與社會經濟制度；或表現夫婦情誼，指示男子須瞭解婦女的價值；或發揚孝道，闡述母愛的偉大；或激勵民眾奮發向上，刻苦耐勞的心志；或拓展民眾視野，普及民眾知識；或為怡情悅性的幽默片。



美台團，愛台灣，愛伊風好日也好，愛伊百姓品格高。

美台團，愛台灣，愛伊水稻雙冬割，愛伊百姓攏快活。

美台團，愛台灣，愛伊花木透年開，愛伊百姓過日水(美)。

長青島，美麗村，海闊山又昂(音權)，大家請認真，生活著
美滿。

[illegible]

臺北三高女的

速、不辭、熟識、陳瑞、講締、樹君、神神、服包、來、狐、時五

年間之久，從事於臺灣女子教育
的功勞者，臺北第三高等女學校
（前身附屬女學堂）的教師，大橋
捨三郎氏，這回告老辭職了。他
始終一貫爲臺灣人的女子教育盡
力，平生很親切指導生徒，所以
有愛過薰陶的，無不視之若父母
一般。這回該校的身出者中，聽
見他的辭職，隨時用同窓會的名
義發起，着手在募集寄附金，說
要購買個記念品贈呈他，一定贊
成者不少。

第二隊將開

文化協會設活動寫眞班以來，開演於各地，臺中州及臺北州經已巡回了，各地人氣很好，觀衆甚多，一傳四方，招請應之不暇而各地要求甚切，所以再購置機械壹副，影片十數卷，現在受檢閱中，已有組織第二隊，九月下

斗六郡警察課長宮川氏、因誤

如「無人鳥探」令人抱腹發笑，
「武探愛情」表示子婦愛，暗示壯
間男子知婦人的價值，「母愛其
子」表現母子的愛情，令人難禁
淚沾襟，「武勇之劇」騎兵隊專
沒於國境頗稱勇壯，「北極的觀
」在坐堂裏可看北極的景觀，
第二隊組織人員是鍾自強，盧因
丁，林秋梧三君，皆經相當的訓
練，一定有精彩的活動可觀。

斗六郡番子庄庄民曉悟欲
發民智、非由文化講演着手不可

故該庄如陳大厚君等、尤竭力提倡、遂定十一月廿日開講演會、邀斗六街諸同志出爲講演、首由

在臺中州下開演日程

臺灣議會的主張——陳逢源氏
諸臺灣議會的理由——蔡培火氏
那夜最後蔡氏的講演，竟破臨臨
的警史注意三四回，而後被命中
止。聽衆大約有二千餘人，都因
此很了解臺灣議會的宗旨，個個
都稱善。今後有疊々の開這樣的
講演會的必要。

文協會爲補助社會教化，自創設迴迴電影以來，第一隊在各地得有志者熱心援助，收得很好，效果，再組織第二隊，先在臺南州開演，也得很好的成績，自十二月七日起，入臺中州開演，藝題及內容都很有趣有益的，到處的好評定也不減於南部，在臺中州下開演日程如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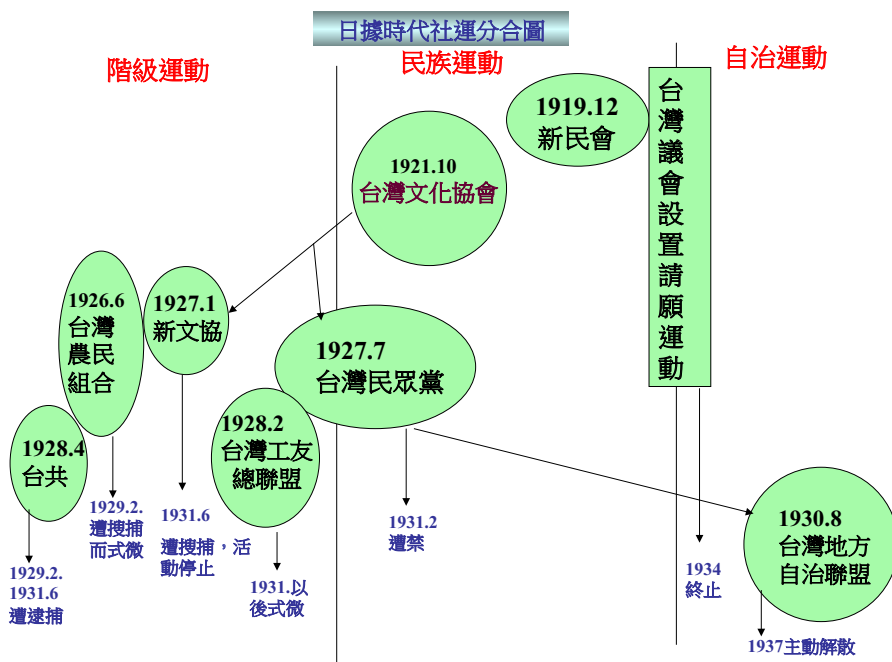
神岡	二日 廿七
潭子	大正十六年正月 二日 六、七
屯子脚	一日 八、
大甲	三日 六、七、八
外埔	一日 十三、
清水	三日 五、六、七
梧棲	二日 九、十
沙鹿	二日 廿一、二
彰化	四日 萬、莖、共、廿
和美	二日 萬、辛
鹿港	二月 三日 五、六、七
溪湖	一日 九、
員林	三日 六、七、八
田中	二日 六、五
北斗	二日 六、七
竹山	四日 九、十、廿、廿
南投	三日 萬、莖、共 二日 共、元、日
番子庄	以上

初回文化講演



盧丙丁與林秋梧等辯士合照。

盧丙丁、林秋梧等合照。提供者：林文哲家族



1927年（日本昭和2年），文化協會因內部運動路線的不同而分裂，美台團解散，林秋梧的生命史也有了新的發展。他原本對於佛學素有鑽研，對於當時身陷於迷信、腐化的台灣佛教早已萌生改革意圖，離開美台團之後，林秋梧經常與台南的佛教古剎開元寺的住持得圓法師談經論道，並高談佛教改革對台灣社會的重要，深獲得圓法師的激賞，林秋梧決定拜得圓為師，頓入禪門，法號「證峰」。他以一首七言絕句，寫下他的激悟－



儒衣脫卻換僧衣，怪底親朋說是非。
三教原本同一轍，雄心早已識禪機。

赴日本留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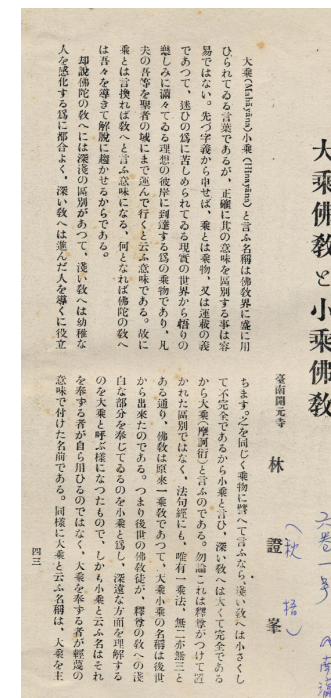
1927年（日本昭和2年）春夏之間，林秋梧以開元寺派遣留學生的身分赴日本東京駒澤大學深造。



進入駒澤大學後，林秋梧投入當時日本的禪學大師忽滑谷快天的門下鑽研禪學。深造期間，為了籌湊學費，每日只吃兩餐飯，清早還要送報紙、送牛奶工讀。此時他並開始從事寫作，在《台灣民報》《南瀛佛教》《中道》等雜誌發表有關文化、社會及佛學的評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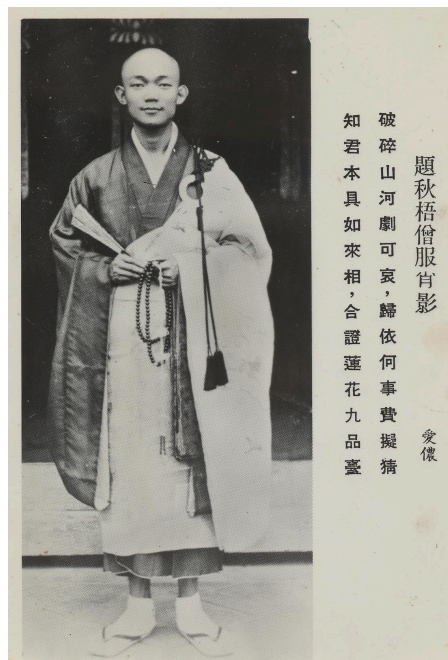


在駒澤大學時的林秋梧



學成返台

1930年（日本昭和5年），林秋梧自駒澤大學畢業，回到台南開元寺，並任南部臨濟宗佛教講習會講師，兼南瀛佛教會教師。



題秋梧僧服肖像
愛像
破碎山河劇可哀，歸依何事費疑猜
知君本具如來相，合證蓮花九品臺

宗教改革與社會運動並行

- 「證峰法師」林秋梧雖入禪門，但他並非出世之徒，以前參與社會運動的熱情並未稍減。相反的，「普渡眾生」的感召，使他積極地從事佛教改革，掃除迷信，在1930年前後的台灣佛教界中，投下酵素，激起漣漪。更重要的是，透過宗教運動，又回到社會運動的路上，他參加「台灣民眾黨」及其外圍組織「台灣工友總聯盟」等團體，關切工農運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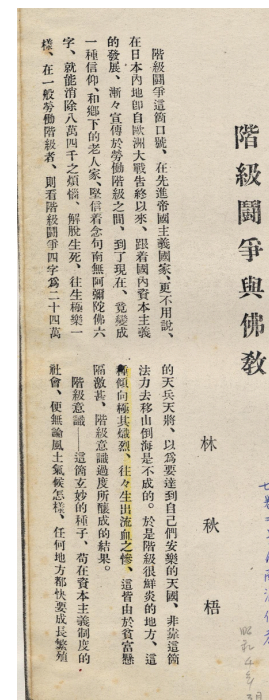
入世的宗教觀

- 和許多「看破紅塵」的「出家」和尚不同，林秋梧從大乘佛教的立場出發，表現出一種解放的宗教觀，他的這首題為〈贈青年僧伽〉的七言絕句，說明了他這種入世的、解放的宗教態度——

菩提一念證三千，省識時潮最上禪。
體解如來無畏法，願同弱少鬥強權。

「弱少」指的是什麼？就是在日本殖民統治下的台灣人；「強權」又是和指？即以殖民主義、帝國主義為基礎的日本統治階級。為了建立這個快活的社會，林秋梧鼓勵大家「省識時潮，順應天人，鼓起四大弘願的大勇氣，站在四百萬大眾（當時的台灣人口）的前隊，把台灣島內有形無形一切的魑魅魍魎，消除盡淨的光明大路。…怎能偏重來世的淨土，而忽略現實的台灣？」

- 這種「願同弱少門強權」的精神，才是林秋梧心目中「大乘佛教」的普渡眾生的精神，才是真正「菩薩行」的極至表現。林秋梧解釋這種「菩薩行」說：
- 「菩薩行，就是以活於正信的自己為基底，而圖謀社會人群的幸福，無有所恐怖的行為吧！『自利利他』就是表示這樣行動的話。所以修菩薩行的，便是社會改革的前衛份子。他們的根本目標，在於建設地上的天堂、此土的西方，使一切人類（再而及於一切生物）無有眾苦，但受諸樂。佛所謂極樂世界，就是描寫著這個快活的社會。」



反對迷信神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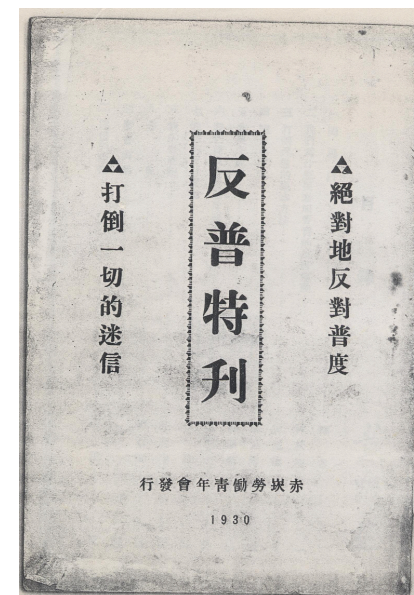
- 台灣民眾向來的迷信與雜信相當厲害，林秋梧對於那種「雞母屎半烏白一大似台灣佛教徒之雜信」，有著極淋漓的指陳：
- 「人家說城隍爺靈感，他便追從人家去夯枷畫面，跟在神轎後行遍市街，浪費許多金錢、時間；聽說媽祖就拜媽祖，聽說大道公就拜大道公，聽說有應公、土地公、松樹公、石頭公，他便去拜有應公、土地公、石頭公。明明是多神主義的道教信者，而他偏要冒名為佛教徒。佛教說不得占相吉凶(見「遺教經」)，而他卻竟然連造廁池也要擇日卜卦。佛教禁止咒術仙藥(同前)，而自稱佛教徒的，卻慣燒符唸咒，說可醫人疾病。他們一班中有什麼柴先、鐵先、狗先、厚仔先、不黨先等等的稱呼者，正是證明著其背教的行為。」



- 林秋梧不但對冒佛教之名的雜教開刀，而且更不保留地為「阿彌陀佛」拆假面。他說：
 「阿彌陀佛是釋尊為開導下根智的人們假說的理想佛，非事實的人物，是空洞的。後世的僧侶不知釋尊的真意，拘執經文便以為真有西方極樂國，真有阿彌陀佛在救濟一切眾生。於是想要他救濟的人，便大聲疾呼地叫起他的名號起來。然而，阿彌陀佛究竟是沒有的，任你叫到喉破舌爛，總叫不出他的影子來。」

反對普渡運動

- 為了破除迷信，他在1930年（昭和5年）在台南地區與同志們發起了一個「反對普渡運動」



目 錄	
一 開場白	(編者)
二 我們為什麼要參加普渡的反普運動	(林秋梧)
三 打倒迷信的根本方法	(林鐵濤)
四 迷信與迷信	(蔡元培)
五 普渡之感想	(謝慶棠)
六 我們婦女對於普渡應取的態度	(溫卿女士)
七 我們的反普運動	(C H)
八 我的普渡觀	(笑岩生)
九 非 鬼	(韓石麟)
三 普渡與學	(旭)
二 迷信的由來	(劣民)

廣告

赤崁勞働青年會發行的
反普特刊 今天出版了
 本刊內容極其充實凡要知道反對普渡的意義的兄弟姊妹們不可不讀的良書
 請大家趕快來買吧！

每冊定價拾五錢
 發賣所 臺南市永樂町三丁目
 赤崁勞働青年會會館
 臺南市本町四丁目
 興文齋書店

一九三〇・九・四・
 絕對的反對普渡
 打倒一切的迷信

臺灣印刷所印行

從僧尼禁慾談到
烏貓烏狗出現

十二卷八

張南林

秋
梧

[illegible]

— 34 —

親愛的同胞們
世間真愛
普度講演會

八月四日七時半

衆講座（武廟佛祖廳）

辯士

林秋梧君

宣鰲君

胡金輪君

張亨寅書

陳
凡

阿曹來君

聖喜火書

毒藥
絕對
該學

在今日二十世紀
家趕快來聽吧

打倒一切的迷信！

主催赤炭勞働青年會



和尚吃火腿

秀才罵和尚的唯物的考察

崇

秋

檀

十三卷七号

[illegible]

24

爲臺灣佛教熱叫!!!

六卷六

開元縣寺

秋

梧

者，是本無無形無色之法身。若虛明吾人之心鏡，則萬象一鏡，映之而無遺也。

其次，反與者，言萬象有體與用之一，四相循環，不失其時，井然而有秩序有法者謂之體。萬物生於化育而無時息者用也。然體不捨用，用不離體，二而一也。

其次，反與者，從圓融上立論。謂一切一切，一切一切，三與象之相即相融不二。道緣心，佛，眾生，三無差別之極妙處。

又最後一受者，從慈悲同體上立論。道緣一切眾生與吾人同體也。

吾人甲與乙者，假使萬有一體，示其功用也。則萬法皆得其一，其一是何物？呼之為心，呼之為物，呼之為神，號之為靈，名法皆然。亦非其然。若言是物，心如何？若言是心，物如何？若言是神，其面如何？若言是佛，其相好如何？若言是佛，有相也無相也耶？若言是如，如何有否此？此等問難若而論，不過漁魚於趙州成兩派爭執！

未完

……文真譯者……

六卷六卷

昭和十九年

林 秋 梧

方通佛，基羅，伽羅，阿，用五體韻字，標出「高聲乞乞」出」的寫字，下面寫着：



達人應喚我

林 梧

白居字名居易，字夢得，號香山居士。唐大和九年，自號香山居士。...

在中道雜誌上的文章

階級鬥爭與佛教

林 秋 梧

階級鬥爭這箇口號，在先進帝國主義國家，更不用說，在日本內地即自歐洲大戰告終以來，...

通則無礙，無礙者何，變化自在。七、通則不常，應念而變。變相非有，...

白侍郎即白居易之開卷，自古吟矣入口，簡直沒有一個不知道的。現在在據史實，再把他介紹出來，...

水道補助金。並其... 來稿... 復信用組合... 來稿... 復信用組合... 來稿... 復信用組合...

目即的人吧。那末怎麼像人... 復信用組合... 來稿... 復信用組合... 來稿... 復信用組合...

產糖制限の協定... 孔子の戀愛觀(上)...

新南日五... 孔子の戀愛觀(上)...

創刊《赤道報》... 1930年10月，林秋梧與同志創刊一份旬刊《赤道報》，收載社會思想評論及文藝作品，由林秋梧擔任總編輯兼發行人。可惜此報於六期後遭當局查禁。當此可見世...

赤道報... 創刊號 94... 刊旬... 版三(號刊創)...

祝 發 刊

**臺灣工友總聯盟臺南區
赤崁勞働青年會
臺南借家人同盟籌備會**

「本報除政治新聞以外，凡有關於無權階級的文藝作品，一律歡迎，並請諸人踴躍投稿。」

一、本報創刊宗旨，在於發揚勞働精神，不偏重於任何階級。

二、本報創刊宗旨，在於發揚勞働精神，不偏重於任何階級。

三、本報創刊宗旨，在於發揚勞働精神，不偏重於任何階級。

四、本報創刊宗旨，在於發揚勞働精神，不偏重於任何階級。

五、本報創刊宗旨，在於發揚勞働精神，不偏重於任何階級。

六、本報創刊宗旨，在於發揚勞働精神，不偏重於任何階級。

七、本報創刊宗旨，在於發揚勞働精神，不偏重於任何階級。

**第二號
要目預告!!**

一、馬克斯主義與問題之全
二、無產階級與問題之全
三、社會主義與問題之全
四、社會主義與問題之全
五、社會主義與問題之全
六、社會主義與問題之全
七、社會主義與問題之全

赤道報社編輯部啓

「反普特刊」

一、每部定價五錢

發賣所臺南市本町四丁目
興文齋書局

赤道創刊號今天出世了!

臺灣工友總聯盟臺南區
赤崁勞働青年會
臺南借家人同盟籌備會

發賣所
興文齋書局

臺南市本町四丁目(大井頭日產店對面)
電話三三三二番

每部定價五錢

我們的大眾文藝小報

赤道 廣告

快要出世了!!

一、旬刊(每月五、十五、廿五日發行)

二、定價每部五錢

三、創刊號預定本月廿五日發刊

四、創刊號要目預告

1. 創刊第一聲

2. 無產階級與兩性問題(論說)

3. 女同志(創作)

4. 馬克斯主義文庫(創作)

5. 無產者的喊聲(新詩)

6. 新大丈夫志

7. 邪貨運動家的十談

8. 其他、垃圾箱、臭人的詠言、散文、隨筆等々以上漢文

9. コレヤ概觀

10. 子守歌(新詩)

11. 其他ゴマカシ、爆裂彈等々以上和文

一、發賣所臺南市本町四丁目興文齋書局

一九三〇・一・一〇

臺南市本町四丁目興文齋書局上

赤道報社

廣告人 莊松林

赤道廣告

第二號要目

一、我們怎樣參加無產文藝運動

二、在品生路上走

三、新俄詩選

四、馬克斯主義文庫(創作)

五、到酒樓去(作劇)

六、我們的詞

七、快走(新詩)

八、吳人遺囑

九、論調抄

一〇、每部五錢

一一、本月十五日發賣

發賣所 **興文齋書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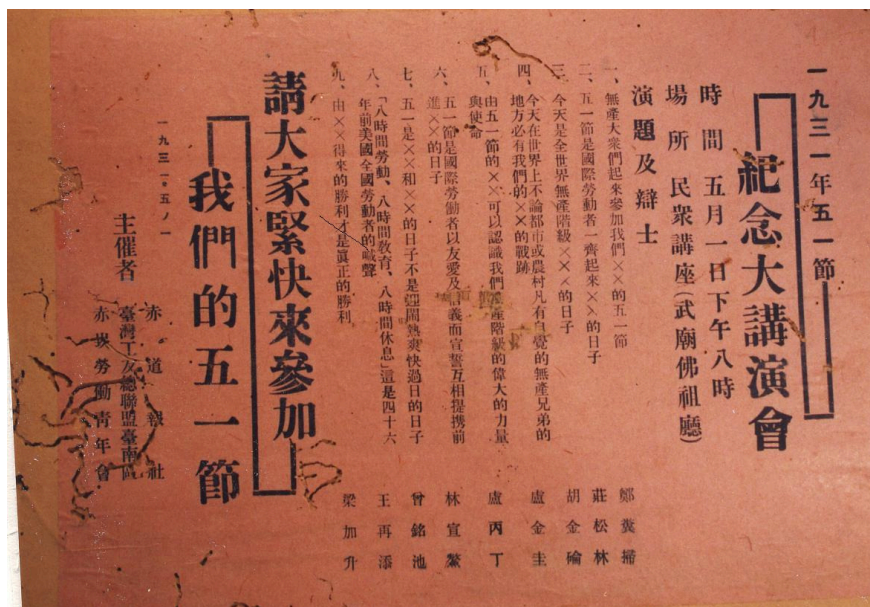
臺南市本町四丁目

電話三三三二番

臺南市本町四丁目二八〇番地

赤道報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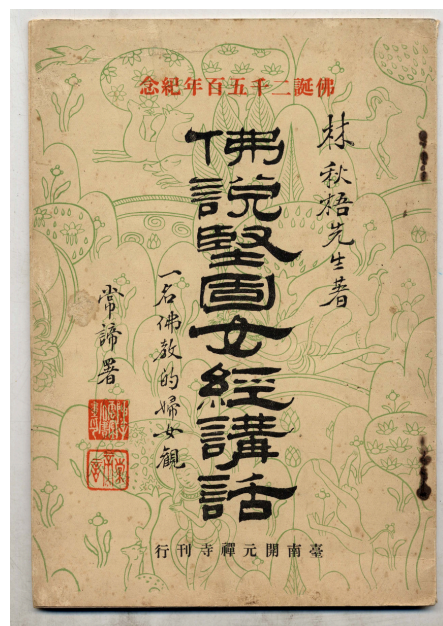
廣告人 莊松林



1933年（昭和8年），林秋梧手著《真心直說白話註解》一書問世。他以洗鍊的白話文，闡釋朝鮮古禪師知訥的作品，以科學的觀點，為「苦於鬼神久矣」的台灣人，重新註釋此書。



1934年（昭和9年），他的另一部著作《佛說堅固女經講話》問世。此書旨在提升婦女的地位，是難得的一部婦女解放的解經的書。可惜這卻是他最後的一部著作。



病逝

1934年10月10日，正值32歲的黃金年華，然而這一年的秋風，卻吹得異常蕭瑟，挺拔的梧桐，竟飄滿了一地的落葉。林秋梧在一場結核病中，匆匆走完他短暫卻多彩的一生。



台南開元寺的圓光寶塔，是林秋梧納骨的地方。

